

GLASSY

magazine



P06 专访

成为一个
影响世界的博物馆

P12 展览
BRKN 破碎
上海玻璃博物馆年度特展

P85 专题·篇一
拥抱破碎

P21 专题·篇一
构筑破碎

2018年12月

VOL.5



“玻璃，对我而言一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一开始，我钟情于材料的试验，
只有当我将其打破，将其破碎成许多不规则的断片时，
我才能够从中创造全新的事物。

玻璃，以及其它所有的材料，
都能在破碎之中显示无限的可能。
破碎的玻璃蕴含着复杂的光学现象，
光，亦就此成为了我艺术表达的主角。

光，在断面之处映射出多彩的虹光，
玻璃层层铺设构成浮雕，
透露出从坚硬至柔软的多元之态，闪烁着
呈现出水晶似的深邃，珍珠似的晕彩，
周围的一切色彩和动作均反映其中，变幻无穷。

‘破碎’

对于我个人、对于理解我的作品而言，
绝不意味着消极。

这是创造崭新事物的重要前提，
只有将旧事物打破，才能创造出新事物。
就如人生伊始，我们总会面临一次艰难的破碎，
这一破碎让人得以开辟新的道路，通往新的去向。

只有经历破碎才会创造新的事物，
如同辞身前往新的彼岸。

没有什么是可以保持原样的！”

JOSEPHA GASCH-MUCHE
2018.11.05

CONTENTS

目录

06

专访
INTERVIEW

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博物馆
NEVER STOP EXPLORING

12

展览
EXHIBITION

BRKN “破碎”
突破于“打破”之中
上海玻璃博物馆年度特展



21

专题 · 篇一
FEATURE CHAPTER 1

构筑破碎
BUILDING BROKEN

22

ALISON LOWRY

破碎与修复
BEING BROKEN AND
BEING MENDED

26

ANDREW ERDOS

享受当下
ENJOY IT NOW



30

ANNA MLASOWSKY

突破传统工艺的边界
AT THE MARGINS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36

BAPTISTE
DEBOMBOURG

构建于混乱之中
CONSTRUCTING FROM CHAOS

42

BING WRIGHT

半杯水空
GLASS IS HALF EMPTY

46

JOHN KILEY

一种放手的练习
AN EXERCISE IN LETTING GO

50

KIM HARTY

破碎中的美
INHERITED BEAUTY IN
BROKEN

54

KRISTA ISRAEL

脱下我的外套
TAKING MY COAT OFF



60

MARTIN JANECKY

碎片带来好运?
SHARDS BRING GOOD LUCK?



64

RACHEL OWENS

建构破碎
BUILT BROKEN

70

RUI SASAKI

蚂蚁是喜欢玻璃还是糖?
DOES AN ANT LIKE GLASS
OR SUGAR?

74

SIBYLLE PERETTI

不可替代的死亡隐喻
AN IRREPLACEABLE
METAPHOR FOR HUMAN
MORTALITY



82

TAISUKE MOHRI

异次元中的自我
MYSELF IN A DIFFERENT
DIMENSION



85

专题 · 篇二
FEATURE CHAPTER 2

拥抱破碎
EMBRACING BROKEN

NEVER STOP EXPLORING

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博物馆

2018年，上海玻璃博物馆迎来了自己的第七个周年庆。“七”是一个奇特的数字，在中国的俗语中，有句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在佛教中，“七”既是一个开始，也代表了小圆满；而在西方，“七”同样是一个非常玄妙的数字，被认为能带来幸运，并广受人们的喜爱；此外，关于“七”，更广为人知，便是“七年之痒”这四个字了。

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了上海玻璃博物馆创始人、馆长兼执行总裁张琳先生，同我们展开一场深度对话。在和更多的人分享上海玻璃博物馆多年博物馆实践之路上的心得体会与幕后故事的同时，也希望能让大家能更多地了解我们的过去是如何走过的，我们的今后又准备做些什么。

不折腾，不成活
这是我在真正走上这条道路之前未曾料想的

去年6月，我有幸与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的终身董事乌利·希克博士共用晚餐。希克博士被誉为“完整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人”，2012年，在经过多年的思考后，他最终决定将自己的一千四百多件经系统化整理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捐献给香港M+Museum。饭桌上，我很好奇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当下中国的收藏家们都一个劲地在创办着自己的私立博物馆，拥有如此之多收藏的您，怎么没有考虑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当时希克博士的回答也很耐人寻味，他告诉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也办不到以如此之大的投入去做一个博物馆。

如果放到几年前，我是绝对不会真正理解希克博士所说的这句话的。坦白说，十年前的自己，纵然为了“创办一个博物馆”而拜访了全世界不下百所博物馆，但是对于博物馆的真正认识，却依旧处于一个比较肤浅的层面。这就好比一对父母，在真正培养一个孩子之前，对于孩子的一切设想都权属空想。同样的，我也做不到在起始阶段就把今后的一切都预设好。开馆至今的七年，上海玻璃博物馆的确是在经历了不少的摸索和周折之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属于自己的道路。我也才真正有了一个深刻的体会：

“路漫漫其修远兮”

修己之路中，自然是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试错，就如同我曾多次和团队成员所说的：不折腾，不成活——折腾之后，我们才慢慢寻得了让博物馆的未来更富希望的可能。而那次和希克博士的对话，也不得不让我再度思考：做一个真正的博物馆，到底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的付出？这也是我自己，在最初决定要做一个博物馆时所无法想象的。

**不满于现状，持续挑战困难事物的人
永远是少数**

十年以前，在真正启动博物馆这个项目之前，我曾先后和政府打过多次交道，当时的自己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我打算做一个这样的博物馆，你们能否在土地的使用和规划上给予一些政策支持？

政府的答复同样干脆利落：“等你做出来之后再说吧。”

的确，在那段只有一叠图纸或是PPT的日子，不少人都默默把我认定为一个吹牛皮或讲笑话的人——这些我从来不以为意，但问题总归还是来了：在政府的态度不甚明了的情况下，这个博物馆，到底是做，还是不做？

那时，我身旁的团队大多都是从轻工玻璃的工厂体系里带出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文化相关的专业背景出身，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支持这个项目。最终下定决心的还是我自己：做！如果失败了，我自己负责，哪怕是赔上私人的资产！当然，我想你也能想象，即便是在我已经表态的情况下，不少人对于这一决定依旧是消极的，甚至有一些合作方，私下里都会吐槽我是个傻瓜：“这人哪儿来这么大的心，在这样一个荒僻的地方砸钱去做一个这样的项目？”

但是最终，在历经多年的艰辛筹备后，2011年5月18日，上海玻璃博物馆主场馆，以及配套的热玻璃演示厅及DIY创意工坊终于迎来了盛大开幕。从那时开始，政府看我的眼光一下子就改变了，并自此给予了不少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和红利。之后，也才在吴淞工业区“特别点亮”的绿灯之下，有了我们二期A，二期B的规划批复，我们也最终得以在园区的腹地打下了二期项目第一根桩。

我们现在所处的原工业园区，虽然看似位置荒僻，周边也有些不毛，但事实上，它是上海现今为数不多的离市中心不远，并且还没有被二次开发的土地。在上海市政府的规划里，这片土地其实是被“冻结”的——政府不会轻易批准意欲动用这块土地的新项目。



上图：2010年7月16日，改造中的上海玻璃博物馆主场馆
下图：2011年4月，改造后的上海玻璃博物馆主场馆



张琳先生
上海玻璃博物馆创始人、馆长兼执行总裁



2015年5月17日，新园区，新契机，二期项目正式开放

如果把土地换成了金钱 我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前阵子，在和一个房地产大佬交流时，对方笑道：你这块地盘很棒啊，如果能想办法盖上一一些房子，就可以愉快地数钱了，可得比你现在轻松多了。这是一句很“实事求是”的玩笑话，我哈哈一阵大笑之后，也马上回应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把这片土地换成了房子，钱是到手了，可是我自己还能去做些什么？毕竟，对我而言，钱充实不了生命，而做博物馆，却是一项可以让自己干一辈子、并且绝对不会放弃的事业。

我们常常会说，坚持很困难，放弃却显得轻而易举。但是对我而言，“放弃”这两个字其实并不存在。哪怕是一直以来在对女儿的教育中，我提到最多的，也永远都是“Never Give Up”。时间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公平而宝贵的，你的时间在哪里，你的成就也就在哪里，如今的自己已不大可能会再去做一些轻易言弃的事情——我是在想清楚了自己对于博物馆的热情和热爱，并秉持一定的觉悟之后，才真正迈向这条道路的。

权当一场升级之旅 在对困难的各个击破中Level Up!



2014年5月18日，上海玻璃博物馆三周年庆，宣布儿童玻璃博物馆项目启动，张琳先生和他的女儿（左四）

一个正确的决定，一种坚持的心态，对于博物馆的未来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在博物馆还没怎么学会走路的那段日子，大家都会觉得，做博物馆是一件特烧钱的事情。盈利？那更是难上加难了。那时，我的团队中被提起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这世上没有一个博物馆是赚钱的。”

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于未来，很多人的确都有着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不安定感。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非常感激那时的团队，大家在对所谓的未来并没有什么把握的情况下，依旧热爱着博物馆，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探索和努力。在他们的努力下，羽翼未丰的上海玻璃博物馆，才得以一步一步成长。也正因此，即便是在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信心的情况下，我自己却还是有把握的。那时我曾和团队的骨干坦言，自己的计划是亏损五年，只要坚持了五年，最终我们就能盈利，而我们也的确做到了。

当然，七年之中，每年都会非常多的困难发生，每年大大小小的困难也都不一样，这意味着过往的经验并不见得受用，我们总得面对全新的课题。但秉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我总会去想办法面对和克服它们——只有这样，博物馆才能真正成长。我和很多人都说过，如果在这七年中，我们哪怕是退缩或放弃过一次，就绝对没有



2016年5月15日，五周年之际的部分团队成员（还有一批人没赶上拍照）



2013年3月28日，Keep it Glassy 1



2015年4月18日，Keep it Glassy 2

上海玻璃博物馆的今天——人可以试错，但绝不能纠结、犹豫和放弃。

七年之痒 可怕的不是痒，而是不痛不痒

在我看来，在七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博物馆最大的七年之痒便是“人”本身。七年下来，团队的人员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依旧还是有不少的人，对于“什么是博物馆，什么是上海玻璃博物馆”的理解还有不小的改善和提升空间。在对博物馆的认知有所偏差的情况下，不同的人就会产生不同的标准，这对于成功完成一个具有一定高度的项目而言，无疑将形成不小的阻力。

同时，在博物馆工作的人，相对而言也会更加容易墨守成规——毕竟，作为一个文化机构，固有的文化、环境、传统，甚至是利益关系，都有如一个结界，围出了一片半隔绝的空间，想要自我打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而，往往会有一些在博物馆工作了几年的人，慢慢地会走入一个由环境和自我共同设下的“圈套”——尤其是在拥有了一定的权力之后，会更加容易陷入某种舒适区，变得不再想向前迈进。但我真正希望的，是大家能把博物馆视为自己的另一个家

的同时，更不要停下对人生、对事业、对理想的追求。

这是上海玻璃博物馆的七年之痒，也是我在迈入博物馆的第七年后内心最大的危机感——如果每个人都走入了自己的舒适区，不去勇于将其打破，上海玻璃博物馆将没有任何未来可言，也绝无可能去实现我们远大的愿景。正在攀登一座伟大高峰的我们，可能需要十个七年，甚至二十个七年，才能真正登顶。但是我们往往在登上了一定的高度后，就会觉得，哎？这里的风景似乎也不赖，变得没有意愿或动力继续向上迈进。最可怕的，不是七年之痒，而是不痛不痒。

要进步 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

“人，才是最关键的。”

作为文化机构的博物馆，它的核心资产是团队的创造力，而不是物——这是我七年以来最大的感触之一。考核一个公司价值的核心标准，永远是人才的创新和创造能力。置身于这个知识技术的更新迭代迅速到让人应接不暇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更加需要一帮具有自我驱动、创新和创造力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更加值得期盼的未来，才能立足乃至影响这个世界。

面对一个如此喜新厌旧的时代，我们需要及时对时代作出响应，并不断鞭策自己，不断去创造让人眼前一亮，并且走在时代前列的崭新事物，就如同此次我们在七周年之际全新呈现的Keep it Glassy系列展览第三季——“破碎”（BRKN）。其实，从2013年的KIG1，到2015年的KIG2，再到今年的KIG3——BRKN，这三者之间有着令人惊讶的迭代和进化速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当下拥有了，就可以自此高枕无忧了。

这一切是否是可持续的？在达到目前这个高度后，下一次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突破？我们是否能比以往更加赢得观众的好评？这一切都非常考验我们团队的创新和创造力，也让我深为忧虑。

影响和改变世界 对人而言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1983年，乔布斯为了将百事公司的前任总裁约翰·斯卡利纳入麾下，曾说过一句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话：“你是想卖一辈子的糖水，还是和我一起去改变世界？”这让我认识到，改变世界，对于人而言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三年前，在博物馆的第一期杂志中，我就曾提到“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有想法的人，一旦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开始考虑生命的意义：

自己能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能够留下什么，又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这也使得我就“做一个博物馆”的愿景变得越来越清晰，并最终在去年，将这个愿景化作了一个短句——“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博物馆”。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个美好的愿景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博物馆也是同样。它让人振奋，让人产生动力，也让我得以持续拥有内心的激情。

在《人类简史》这本书中，居住在英国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和我们分享了一个理念：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便在于人类能想象，会思考，拥有愿景，并因此而构成秩序，让小

至公司，大至国家的集体能朝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去合作，去实现。我们现在有充分的底气告诉这个世界，上海玻璃博物馆的愿景，就是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博物馆。我相信，只有基于这样一个更有高度的愿景，大家的认识和步伐才能变得更加一致。如果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去做一辈子，它满足的将不是一个瞬间，而是整个生命。在信念的支撑之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目标，这才是最有趣，最有意义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成就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博物馆 又需要多少年？

多年以前，在上海玻璃博物馆还远远没有当下的规模和内容充实度时，CNN旗下网站就已经把我们评选为了中国最不容错过的三个博物馆之一。当时我还特意问了那名记者其中的缘由，他告诉我：

你们所代表的，是一种面向未来、并且完全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一致的新型博物馆，中国需要你们这样的拓路者。

现在的我们已经把博物馆做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对园区的规划和构筑中，我们还更多地考虑了她与城市、与人、与生活的联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城市的公共文化生活中。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个功能单体的设计和布局都强调着开放性、公共性、互动性和体验性。在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不同主题的展览场馆，热力剧场，玻璃迷宫，DIY新生活，产品开发，餐饮购物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是基于玻璃这一主题之下的一个整体，而非独立和分散的。来到这里的观众，可以在这一个整体之中，欣赏、互动、体验……度过愉快的一天。而我们也只有让自己更加贴近社会的需求和期望，赢得公众的尊重和热爱，才能为自身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和能量。

我们有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能在截止到今



上海玻璃博物馆主馆二楼多媒体互动装置：融合



无门槛的互动体验空间：DIY新生活

天的1.2万平方米（仅展示&体验空间）——如此之大的体量上实践着这样的一个项目，并且新的点子依旧在不断萌生，新的内容也依旧在持续生长。我们秉承这样的一个方向坚持做到今天，已经实现了一个很大的成功。今后的日子，我们会以现在这样的干劲，这样的努力、创新和付出，进一步把博物馆园区这一概念做好、做广、做深，我有信心，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博物馆。

下一个七年 做好准备了吗？

第一个七年，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在业内很有影响力的博物馆，这也让我感到欣慰——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下一个七年，对于上海玻璃博物馆而言更是至关重要，我们也将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同步向前迈进。

一方面，我们将在博物馆现有的基础上，朝和当代艺术有更多联结的方向迈进。当代艺术，是真正代表当下和未来的，而当代艺术中的杰出之作，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可以给人们带来内心的触动。而我的目标之一，就是让那些会给人们带来真正感动的当代艺术作品，今后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海玻璃博物馆。

这两年，我们也在这个领域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同时，我们也将逐步引进更多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室，2019年，艺术家刘建华，张鼎，杨福东，杨振中将正式入驻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而今后的七年，我会投入更多资源，去进一步和当代艺术实现更加紧密的互动，并通过和更多当代艺术家跨界合作，让他们的创造力在同玻璃的跨

界共融之中迸发更加无限的可能。

另一方面，也是目前我们正在付诸实践的——更多地走出这个园区，把我们在博物馆实践之路上的优秀理念和模式更多地传播出去，提升上海玻璃博物馆在业内和业外的影响力。

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小段对话：

我正在读初中的女儿有一个梦想——成为一名演员。有一天，她在和我聊天时突然问道：爸爸，如果我拿到了奥斯卡的提名奖，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我拿到了奥斯卡大奖，你又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当时我就回答她，“不管是提名，还是最终获得大奖，爸爸肯定都会非常骄傲；但爸爸更在乎，更骄傲的，是你通过这样一个愿景的实现，最后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相信，无论是谁
只要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并为此而付诸努力
我们都能成长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张琳
上海玻璃博物馆创始人
馆长兼执行总裁



BRKN

破碎

突破于“打破”之中
上海玻璃博物馆年度特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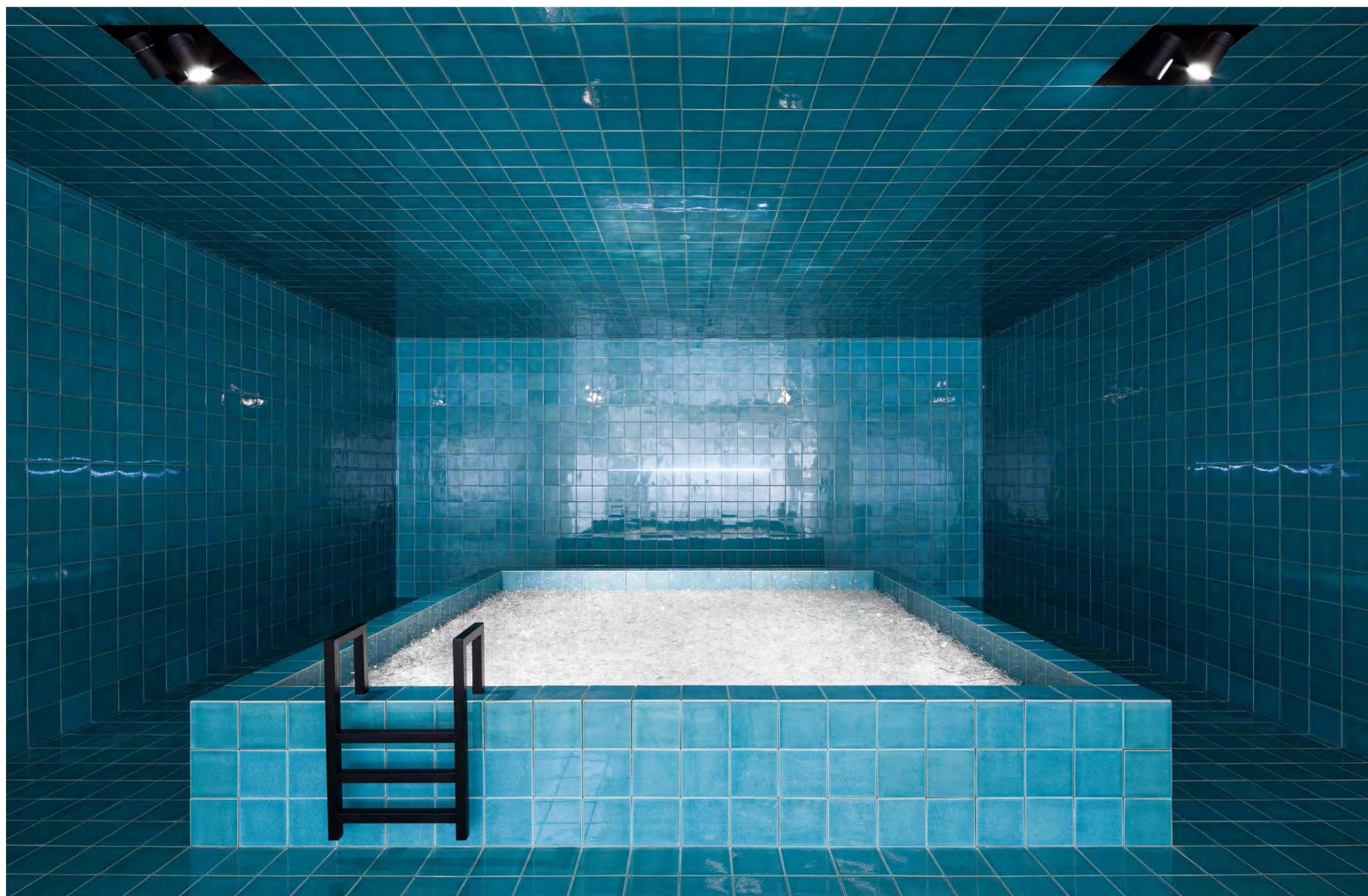
IT IS THE FATE OF GLASS TO BRE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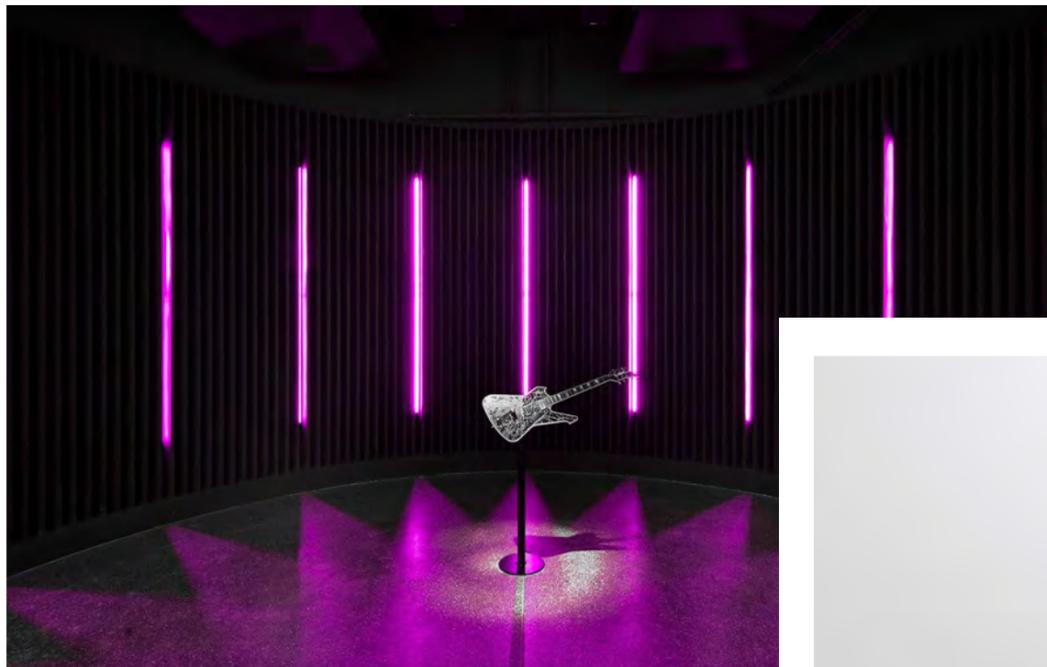
装置作品“设身处地”

打破和破碎是一切事物的必然。这个行为可以预示着一个结束，一种改变，甚至是一种希望。作为上海玻璃博物馆七周年重磅呈现，2018年6月23日，以“玻璃，总是要碎的”为主题的年度特展“破碎”（BRKN）惊艳揭幕。展览将作品和音乐编织在一起，探索了“破碎”在我们周遭世界里的多种内涵，并考察了破碎在物理意义上的创伤，以及与之相对的，广泛的隐喻可能性之间的脱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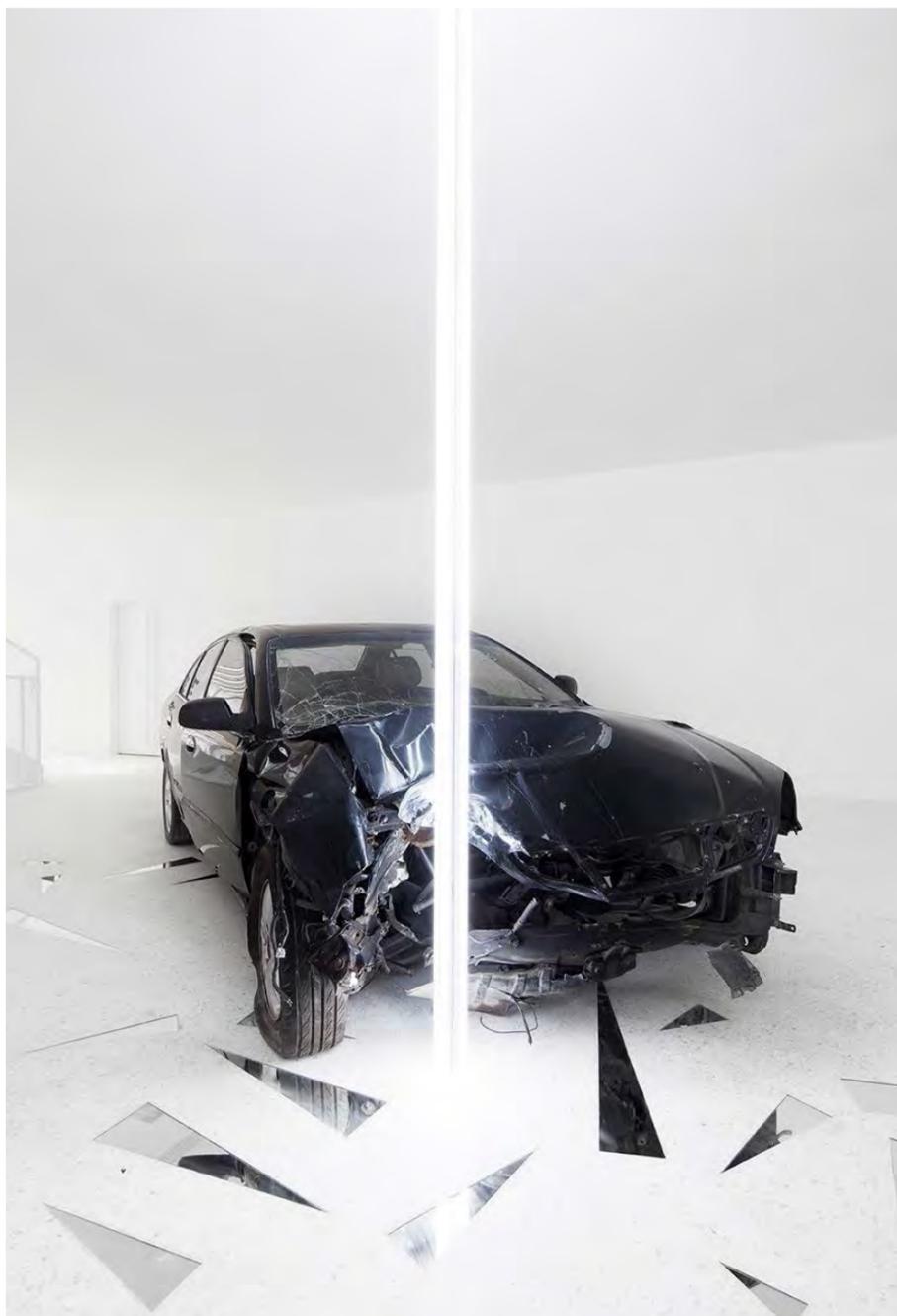
继2015年的国际创意玻璃设计展第二季（Keep it Glassy 2），2016年的设计新馆（Design Wing）之后，展览“破碎”（BRKN）是上海玻璃博物馆时隔两年，基于“设计”这一方向，从全新的理念、视角和工作方式策划并呈现的耳目一新之作。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具有颠覆性和开创意义的展览——基于对玻璃的固有特性：“脆弱”及“易碎”的开放诠释，在将“物”和“人”，乃至人的情感进行联结的同时，更对当下的时代、社会乃至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和反思。



装置作品“信任吹弹可破”



装置作品“录音棚”



装置作品“牢不可破”

这是一个 诞生于三种“打破”之中的展览

1 打破玻璃固有的封闭和局限性

自2011年开馆以来，上海玻璃博物馆通过持续呈现高品质的玻璃艺术及设计展览，不断巩固并提升着自身在国内外从博物馆、到玻璃艺术及设计圈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但玻璃，作为一种相对小众的材质，其辐射力和受众面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局限。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和公众需求，展览——作为博物馆的立馆之本之一，如果没有能力挣脱枷锁、打破限制，去实践并创造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崭新事物，我们将很有可能被迅速地遗忘和淘汰。同时，玻璃本身作为一种蕴含着无限可能的材料，我们对它的探

索和诠释也同样有着拓展空间。因此，我们更需要突破思维的局限，勇于去尝试一些不同寻常的方式，“打破”玻璃固有的封闭和局限性。

2 打破艺术固有的边界和疏离感

玻璃艺术是小众且相对封闭的，而去掉“玻璃”两字之后的“艺术”本身，也绝对谈不上大众和开放——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它依旧是一个疏远陌生、可有可无的存在。

对于上海玻璃博物馆而言，身处“小众中的小众”这一先天不利的位置，我们更需要挣脱传统的观念、规则及模式的束缚，勇于“打

破”玻璃乃至艺术固有的边界。让玻璃，以及以玻璃为媒介呈现的艺术以一种耳目一新，同时又不会让人觉得疏离、陌生，并且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去贴近和打动人心。

3 打破博物馆的“自我”和“过去”本身

作为上海玻璃博物馆于“七年之痒”之际呈现的全新特展，这一名为“破碎”（BRKN）的展览虽然在血脉上被归为“国际玻璃创意设计展”（Keep it Glassy）的第三个系列。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概念”上的设计展览，“破碎”（BRKN）已经远远跨越了设计类展览的范畴。设计——无论是设计一个产品、一套标识，亦或一种流程，都旨在解决现实生活之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或困难；而展览“破碎”（BRKN），更意在去反思和回应一些更为抽象、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问题。同时，作为博物馆本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展览，非常坚定地向外界传达一个讯息：上海玻璃博物馆不仅一直都在创造着一些崭新的事物，更永远不会满足于在对过往模式和经验的简单承袭中重复自我，进行“表皮”的更新——我们有勇气在对博物馆之“自我”和“过去”的打破中，进行更深层次的创新和“骨血”的替换。



装置作品“玻璃总是要碎的”

对于在博物馆七周年生日之际呈现的这一全新展览，上海玻璃博物馆创始人、馆长兼执行总裁张琳先生表示：

“‘七’的确是一个有趣的数字。按照我们的传统习惯，七岁的孩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要去上学了。《圣经》里写了上帝用七天创造世界，现在为我们定下了一个星期是七天的规律基础。再说到‘七’，可能浮现在脑海中的联想是‘七年之痒’。‘七年之痒’，形容的可以是男女关系之间平淡倦怠的危险性，然而它正是由于‘不痛不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七年之痒’也可以形容博物馆自身发展规律以及观众对博物馆的感情态度。七年时间，倏然而过，这对上海玻璃博物馆和我们来说无疑也是一种警示和提醒。”

没有打破没有改变，带来的就是平庸和落后。我有理由相信，此次展览‘破碎’（BRKN）将旗帜鲜明地告诉所有观者，上海玻璃博物馆永远有勇气和有能力和进行更深层次的创新，甚至是脱胎换骨地嬗变与新生。我们向前发展的步伐将永不停歇。”

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设计总监、副总裁，展览“破碎”（BRKN）策展人迪尔曼·图蒙（Tilman Thürmer）先生表示：

“在过去的7年中，我们在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中不断探索着玻璃的无限可能。遍览了玻璃这种材质几乎所有的特性，然而它所拥有的一个关键特性几乎被我们所遗忘——玻璃是很容易破碎的。它所拥有的弱点几乎与我们人类相同，展现了我们身而为人脆弱的一面。”

在视觉层面上，展览以娱乐体验，照相胜地为导向，辅以众多经典音乐等待游客探索发掘。其中的音乐是整个展览最主要的灵感来源与引领者。——但如果进一步走近展览，用更为凝视的眼神来看待它，你会发现这个展览是关于信任、正直、友谊、勇气以及平等的讨论与态度。”



Photo: Coordination-Asia

装置作品“打破玻璃天花板”



装置作品“妈妈说别对你手软”



装置作品“一往无前”



装置作品“水晶精灵”

展览亮点

亮点一：在不期而遇的共情体验中，奏响内心的情感共鸣

展览将玻璃最基本的特性：“脆弱”和“易碎”置于聚光灯之下，而这也正是能让每一位观众都能从自身最隐秘的视角唤起情感共鸣和深度思考的主题。同时，展览通过二十一组各具特色的装置作品，具象而又开放地将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复杂情感或经历进行了诠释，让观众同作品、同内心直面和对话。

亮点二：这是一场“真正属于”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展览

有别于以往携手并展出第三方合作艺术家或设计师作品的模式。这一次的展览，完全是从博物馆自身的愿景和视角出发，自主策展、设计并最终呈现。为了这次展览，策展团队创造了21组独一无二的装置作品，每一组都融入了上海玻璃博物馆最为独特的基因。

亮点三：为了这个展览，他们“打碎”了一切的存在

展览中的一切都是“破碎”的——21项装置作品，从不同的视角或层面，对“破碎”这一核心主题进行了各具内容深度和情感厚度的诠释及传达，在探索破碎、脆弱以及易受伤害将带给人们何等的感觉或体验的同时，更寻觅着幸运、坚强和坚不可摧的含义。

亮点四：玻璃&音乐的跨界聚合，让情感无限升华

展览运用了丰富的非视觉元素，其中，音乐的情感力量更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是贯穿整个展览的重要线索——每一组装置作品都配有一首精心挑选的歌曲，鼓励观众通过微信扫描进入相应的播放界面。在博物馆及艺术展览的特殊背景下，玻璃同音乐的跨界聚合，将呈现令人动容的化学反应。

亮点五：构建开放的交互情境，在独一无二的展项互动中收获极致的观展体验

展览融入了丰富、新颖，且独具趣味和吸引力的互动体验元素，邀请观众们进入一个个引人入胜的交互情境。如观众可以通过手机扫描AR码，在自己的手机屏幕上发现一些名为“水晶精灵”的神奇存在；作品《行走在碎玻璃之上》邀请观众走过一道仿佛“行走在碎玻璃之上”的声音隧道，亲历玻璃破碎的原始痛楚；而在一个名为《一往无前》的展项中，观众还将进入一个极具代入和穿越感的场景，在一根悬浮于镜面的明亮光带“一往无前”；在展览的最后，一台贩卖酒杯的自动售货机，更将邀请观众把酒杯投向一道弯曲的墙面，体验一把西方文化中的婚礼习俗：打碎玻璃杯，然后许个愿！

亮点六：在一个极具未来感的非凡空间，呈现一场代表未来的展览

展览“破碎”（BRKN）的空间及展陈设计由上海玻璃博物馆设计总监迪尔曼·图蒙先生（Tilman Thürmer）领衔的跨国籍、跨文化团队担纲。跨越四个楼层，并且专属于这一展览的非凡空间，将逐层深入地把观者带入一个由“玻璃”、“音乐”以及“破碎”——这一核心主题构建的沉浸式体验世界。（TEXTS / 海兵）

展览时间

2018年6月23日 - 2020年6月22日

展览地点

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12号展厅，3F/4F

策展和设计

Tilman Thürmer
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设计总监



Tilman Thürmer

I

构筑破碎

BUILDING BROKEN

CHAPTER I Preface

篇一 前言

世间充斥了太多的美好之物，只能极尽我们生命的所有本能去感知。它们可以是一道美景、一份美食、一段占据了一半身心的感情、一个正在奋力追逐的美梦……它们让我们真切地感受活着的感觉，也让我们盛情地拥抱生命的价值所在。让一切的美好永恒常在——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发自心底的渴望。但是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是，无论主动被动、有意无意，太多的事物，总会以各自的方式迎向一个宿命般的破碎结局。

和我们所有人一样，艺术家，同样需要经历和面对种种的破碎。而更多时候，总是在洞察、感受和思考着更多的他们，往往承受着比我们更多的痛楚。同时，艺术家——作为人类社会最富有创造力的一个群体，他们也总是能勇敢地执掌自己的主动权，主动去解析破碎、构筑破碎，并以各自的方式化解破碎。

在本期专题的采访中，围绕“破碎”这一主题，我们从“破碎的蕴意及其同玻璃的联系”、“破碎同艺术创作的联结”，以及“艺术家个人视角的破碎观”三个不同层面，设定了三部分、共计十二个问题。每一位艺术家都可以结合个人的创作，从各自的理解出发，从每一部分自由选取二至三个问题予以回应。

第一部分

- “破碎”在我们的周遭世界有着多样且多变的内涵，这两个字会让你第一时间联想到什么？
- “玻璃，总是要碎的”，对于这句格言，你是如何理解的？
- 在你看来，有哪些如同玻璃般脆弱且易碎的事物，需要我们去用心呵护？
- 在多种语言中，“破碎”一词往往会被用于描述一种带有终结含义的消极状态，它既可以用于客观对象，也可以用于有情众生。但是在你看来，“破碎”是否有它的积极含义？

第二部分

- 破碎，对玻璃而言意味着什么？
- 玻璃，作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材料，有可能展示了事物破裂的另一种内在可能性：从它们破碎的状态中，会破茧而出比以前更强大、更美丽的东西。你认同这一说法吗？
- 你是否在创作中探索过破碎这个主题？如果有，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件有着“破碎”隐喻的作品，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吗？

是什么启发了你用破碎的玻璃进行创作？

在艺术创作领域，你觉得破碎这个主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唤起人们的共鸣？你希望这样的作品能为观众带去什么？

第三部分

- 可以向我们推荐你喜欢的，会让你联想到破碎的一首音乐或一部电影吗？
- 每个人都需要面对自我和世界的残缺、痛楚或不安，从你个人经历的层面，破碎这两个字代表了什么？
- 最后一个问题，你害怕“破碎”吗？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破碎”？

在参与此次项目的艺术家中，其中有一部分人，“破碎的玻璃”，的确在很直观的层面上构成了他们创作的核心之一。也有一部分艺术家，虽然他们对于“破碎”的思考和表达相对更加含蓄，但面向他们作品的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情感，一种治愈的关怀。

而这一切，同样也都体现于他们基于“破碎”这一话题，从各自的视角向我们娓娓道来的真挚独白：

ALISON LOW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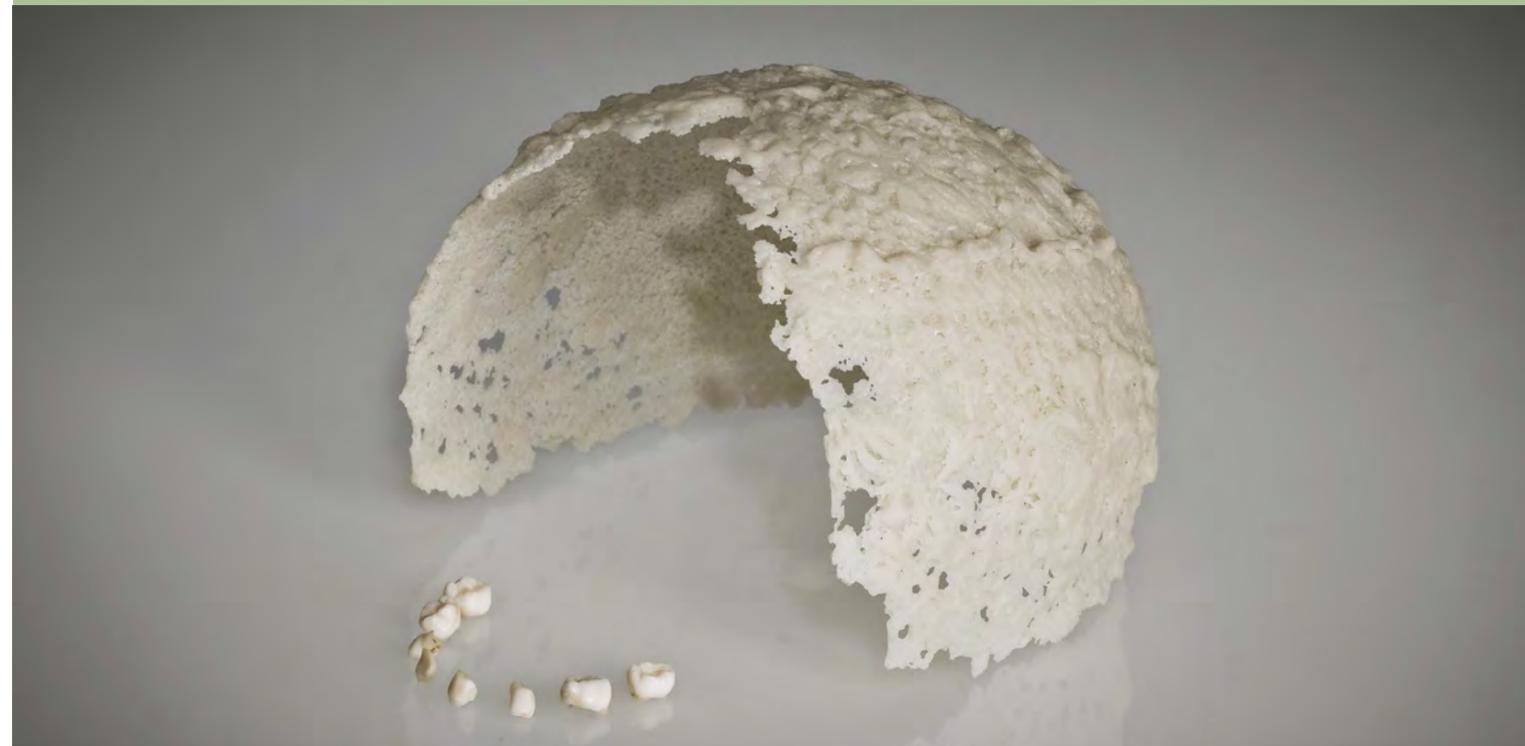
1975 · 爱尔兰 · alisonlowry.co.uk

“

‘破碎’并‘被修复’，或者在经历了某一痛苦之后成长并迈向崭新的生活，终将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

Being ‘fixed’ or at least growing through the pain into a new way of living makes us who we are.

”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Nothing Compares to U
没有什么能够和你相比

by Sinead O'Connor

All the flowers that u planted, mama
In the back yard
All died when u went away
I know that living with u baby was
sometimes hard
But I'm willing to give it another try
Nothing compares
Nothing compares 2 u

你种的那些花，亲爱的
后院的那些
在你走后悉数枯死
我知道亲爱的，
和你生活有时艰难
我还是想再试一次
没有什么能够
能够和你相比



上图 | Alison Lowry, jack fell down, 2012
Photo: Glenn Norwood



Photo: Glenn Norwood

“‘破碎’会让我联想到人类的脆弱，联想到可能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许许多多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会挫败他们的意志，也可能会摧毁他们精神；与此同时，‘破碎’这两个字，也会让我联想到人类与生俱来两种特质：韧性与自己修复。”

作为一种艺术媒介，很久以前，我就被玻璃这种材料所深深吸引，我觉得它和‘人’——这一存在本身是如此的相似。玻璃充满了矛盾：它可以是液态的，也可以是固态的；它有时是那么的炽烈，有时又如此冰冷；它很坚硬，却也脆弱无比；它看似平凡无奇，但又能以自己的无限可能呈现非凡的惊喜……在我看来，玻璃的所有特质，无论是它的易碎，还是它的固执，都如同我所相识的每一个人！

在一件名为‘新肌肤 / A New Skin’的作品中，基于对纹身及自我伤害文化的研究，我尝试去探讨了人们那具有‘保护性’的皮肤，是如何‘被打破’，又是如何‘被修复’的。在这件作品中，我将一件呈现了一个完整人体躯干的玻璃打破、分裂成许多块，并以日本的金缮工艺将其‘修复’。这一‘破碎’的行为，不仅使得最终的作品在艺术层面更加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也重现了一个人饱受创伤之后的愈合过程。‘破碎’、‘被修复’，以及在经历了某一种痛苦之后成长并迈向崭新的生活，终将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

事实上，对这件作品的打破和修复并非无端而来。坦白说，它曾让我无比沮丧——因为自己的笨拙，在非常临近截止日的展览开幕前夕，我不小心把这件作品搞碎了！分身乏术的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BEING BROKEN AND BEING MENDED 破碎与修复

我完全没有余地再去重新制作一件一模一样的，只能想方设法去寻找别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幸运的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金缮工艺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奏效，并且更重要的是——这颇为波折的一切，最终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让作品获得了新生。

在我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地隐藏着一个或许多个破碎的自己，它们伴随我们同行，永远都不会消失。而我们也正是在这样的‘破碎’中，在‘破碎’的痛苦中成全并建立起我们自己。你得去尝试理解破碎，得去从破碎中学习；如果你是一名艺术家，就得更懂得如何去巧妙地利用破碎，让它们以一种新的形式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对我自身而言，‘破碎’，是发生在我十几岁时的一起强奸事件。四年前，我将犯人告上了法庭，即便法庭上的发生的一切或许比真实的案件本身更让人心碎！这样的经历，我想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永远不会忘记的创伤，但同时，它也促使和帮助着我的创作：正视它们，利用它们，把它们转化为新的东西，纵然这一切有好有坏。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样的存在是完美的，如果说艺术是模仿了生活，那么艺术品本身也定然是有缺憾的。创造‘完美’的艺术品是如此的困难，在我看来，人们只能在很少的一段时间，在很小的一个领域实现某种程度的‘完美’，或许，剩下并不完美的一切都应该被打碎。”（编译/海兵）

Alison Lowry / 2018.10.25

Alison Lowry是一位对纺织品，尤其是服装深为着迷的艺术家。事实上，在获得“正式”的学士学位之前，Lowry的“专业”便是纺织。而直到她拥有了家庭，并生育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如今已经10岁的儿子Oisin之后，她才决定以一名“成熟”学生的身份，再次回归大学并攻读艺术学位。在最初的两年，Lowry其实依旧专注于纺织这一本行，一直到了大学的最后一年，在拥有了自己的另一个儿子——James后，她才突然走向了一条陡峭的学习路线——正式将创作的媒介转向玻璃，并自此从未回头！

至于为什么从织物转向玻璃，Lowry怀疑是“主题”在驱使着她去尝试并不懈地探索这一全新的材料。在她看来，“空的”衣服像是骷髅一般被悬挂在衣橱中，和缺席的身体记忆捆绑在一起；而生与死的主题也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她依旧迷恋于衣服，但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探索它们是如何像第二层皮肤般发挥着作用，以及它们又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与“故事”编织在一起的。对Lowry而言，玻璃，是一种“封存”这些瞬态概念的理想媒介：它一方面提供了无限的创作可能性，同时又充满了矛盾——有如生活本身。Lowry觉得，脆弱、力量感，以及“日常性”是让她着迷于玻璃的主要因素，借由玻璃，她相信自己能以一种完美的方式去探索并表达自我的经历和感受。

一直以来，曾有过不少的创作者，对儿童虐待、家庭暴力等种种令人不安的主题进行了艺术层面的诠释，但诠释的方式多以绘画为主；而能够通过玻璃这一媒介，如此尖锐而又深入地探讨此类事件对政治、社会乃至公众情感所造成的创伤的艺术家，Alison Lowry还是第一人。

2017年，Lowry在波塔敦千禧庭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A) Dress”的个人展览，这个展览完全围绕着会让人们感到沉重的上述主题。而在所有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最令人感到不安、同时也有着最为深刻的含义的，是九件冷冰冰地“悬浮”在房间中央的玻璃洗礼袍。这组作品正是Lowry对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席卷并困扰着爱尔兰民众的蒂尔姆“善助修女会母婴之家”事件（The Bon Secours Mother and Baby Home）的反思和控诉。

Lowry的作品大多都蕴含着一定的背景或特别含义，在创作这件事上，她知道自己很难单纯地为做而做——一切的制作，在她看来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的缘由或根基的。“(A)Dress”是一个饱含着许多故事的展览——关于“善助修女会母婴之家”，关于家庭暴力，关于性虐……这的确是一个会让人们感到沉重的展览，但Lowry觉得，比起回避或掩盖，我们更应该去正视并对抗那些让人觉得沉重、禁忌或愤怒的存在；而艺术，正是让我们面对和公开讨论它们的理想媒介。

海兵 / 2018.10.18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上图 | Alison Lowry, A New Skin, 2017
下图 | Alison Lowry, Holy Innocents/Innocence Lost, 2010

上图 | Alison Lowry, Everything's Rosie, 2014



Demonstration at the Chrysler Museum
Photo: Richard Wheeler

ANDREW ERDOS

1985 · 美国 · andrewerdos.com

“ 所以即使玻璃碎了也无需介怀，
它可能已经活过了比我们都长久的时间。

So if it does crack that's fine,
because it might have outlived us all.

”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Gonna Fly Now (Theme song from Rocky)

洛基主题曲 振臂高飞

by Bill Conti



Trying hard now

It's so hard now

Gettin' strong now

Won't be long now

Gonna fly now

Flyin' high now

艰辛努力吧

在艰辛时刻

变得更强吧

在不久之后

振臂去飞吧

直飞向高空



上图 | Andrew Erdos, Amorphous Terrain (detail),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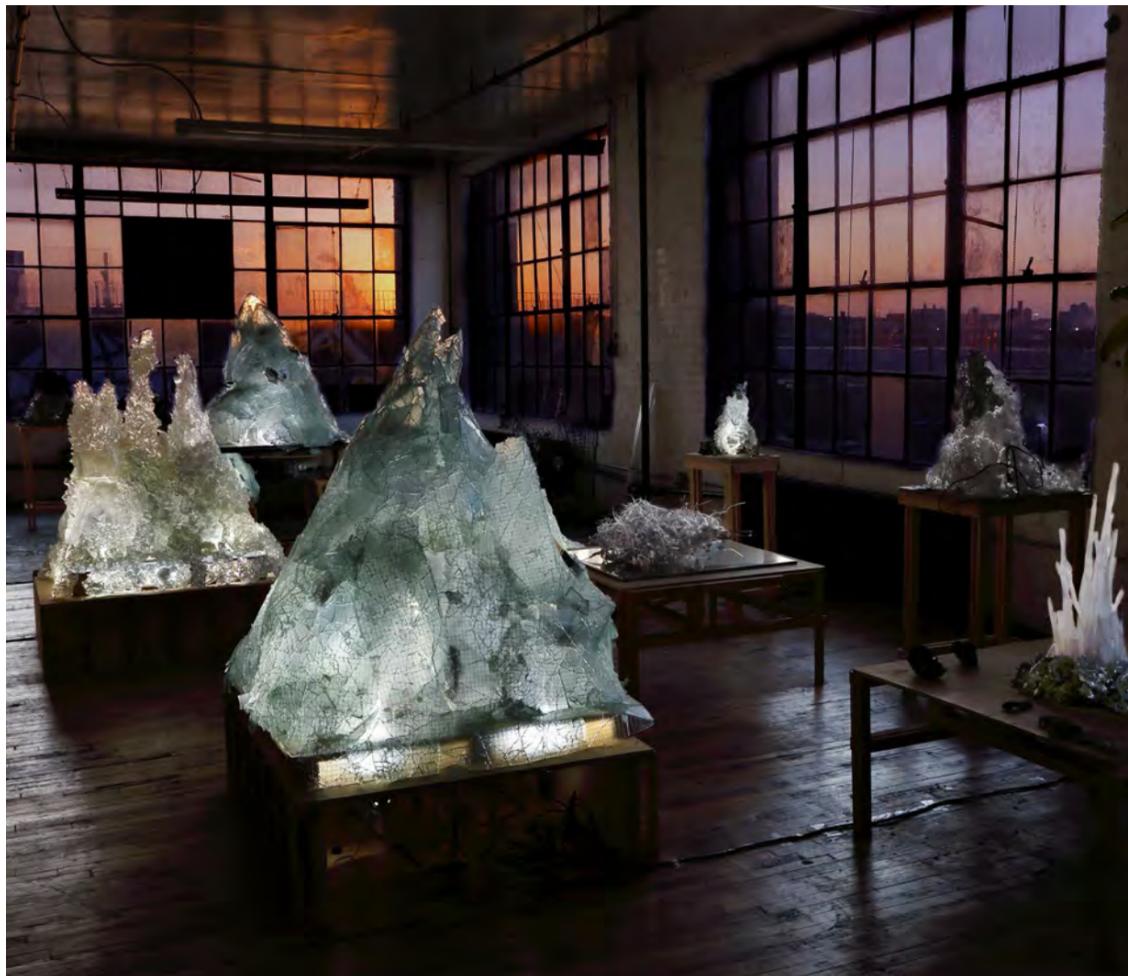


Photo: Hirofumi Kariya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ENJOY IT NOW

享受当下

“破碎这个概念，源自一种单一线性视角，它以固定的起点和终点看待事物。在这一视角下，若是施加外因就会导致破碎，而破碎，则被视作是一个终结。但这并不是看待事物最恰当的方式。就像玻璃，它总能被融化重铸，轮回新生。”

破碎是一种能量的转变。它并不意味着结束，它意味着事物处在转变的过程中。一切都永远在流动转变，而破碎不过是这个过程中最容易被注意到的一项。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接受和应对它。

是的，‘玻璃，总是要碎的’，但碎了就碎了，没关系。人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以年为衡量单位的时间观念，其实囿于人类寿命所能达到的长度。但对于像玻璃一样的物质来说，在它湮灭之前能够存在上千年。所以即使碎了也无需介怀，它可能已经活过比我们都长久的时间。想想欧洲教堂的彩色玻璃，数百年来不知经历了多少战争和坏天气。如果觉得好景不常、灾祸可期，抱着与其失望不如一开始就不去尝试的心态，那么人会一事无成。

我想引领我以玻璃进行创作的，是感觉玻璃会在未知的未来某刻破碎，从而产生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如果我现在就直面这个恐惧，拥抱它的存在，我将能灵活管理它，或许它还能引领我的未来。

我希望破碎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时间似乎径直向前，决定似乎尽善尽美，但世界的丰富与复杂不是理性可以涵盖的，就像计算机代码无法谱写整个世界。

对于破碎，我完全不害怕。无论是祸是福，在事情发生以前，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当然与此同时，现在看起来棘手或糟心的事，将来会引向好事也未可知。事情总会脱离预期，改变总会发生，这就是人生。享受当下就好，别忧心于未来或者过去。享受当下。”（编译/方晴）

Andrew Erdos / 2018.11.08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Andrew Erdos在纽约的工作室就像一个大型的艺术宣言，地上是大型的玻璃雕塑，玻璃窗格栅上贴满了大幅的自己的沙漠摄影，二者交相辉映。Erdos运用玻璃的传统工艺，构建了全然未来感的装置作品。他的作品多关乎时空与自然，在感官上浓烈大胆。自然的地貌风景和科幻的赛博朋克，是Erdos作品的两个主要意象。艺术家对二者的演绎都受到了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拟像”概念的影响，又杂糅了自己对时间与生命，虚拟与现实的思考。

Erdos曾经表示，在他看来，玻璃在融化状态时就像一个活着的生命。它温暖、会移动、发着光，当它冷却下来时会碎裂并死去。随后它会被再次融化获得新生。或许正是艺术家眼中的这种无机物中的生命感，造就了Erdos的装置作品中常见的，一种有点可怖的卡通动物形象。艺术家分别吹制出圆鼓鼓的肢体再将其焊接在一起，有些看起来像老鼠有些则像螃蟹，镀上金属色的膜，放置在虹彩的鱼缸样子的装置中，用镜子无限反射，看起来就像未来的小生物世界。作品看起来是如此卡通甜美，以至于具有一种反乌托邦的讽刺感。作品中喧嚣的色彩和金属感的生物都让人联想起赛博朋克作品中的霓虹街景和机械生命，Erdos反其道行之，将一般出现在科幻电影或游戏中的场景实体化为柜中的小世界。

在艺术家眼里，玻璃不仅具有生命感，也可以捕捉并展示时间——在玻璃吹制工艺中，一件作品是碎裂还是融化就差几秒钟。Erdos另一个重要主题，自然的地貌景观，尤其是沙漠中的丘陵，便探讨了时间层面。艺术家用碎玻璃搭建出一座座透明的山丘，里面装着LED光源，亮起来无比纯粹。这些玻璃制成的小山，有些永久保存，有些将任其随时间磨损。艺术家将硅，这个地球上最丰富的材料，转变为玻璃这一人造物，然后让它慢慢破碎随时间变回大地的一部分，完成一个循环。Erdos用玻璃这个纯粹的材料，创造一个寓言性象征性的自然，完成了既是字面意义上的，也是象征层面上的对时间的衡量。

然而，Erdos的玻璃风景并不意图模仿自然。艺术家在装置旁设置了屏幕，里面放映他的摄影作品——“消失点/vanishing point”，内容都是真实的沙漠中的山峰景色。值得一提的是Erdos曾在艺术家宣言和采访中多次表明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对他的影响。鲍德里亚认为“仿像”是“真实”的替代品，替代后者功能，但反讽其存在；同时当代社会是大众媒介营造的一个仿真社会，电子设备生成的拟像取代了真实和原初，而仿真所呈现的拟像成为了一种符号层面的“超真实”。考虑到鲍德里亚对“仿像”与“真实”的论述，我们可以相信，Erdos将玻璃雕塑和摄影的并置乃是一种有意识的二重风景。硅元素构成真实的大地也构成玻璃。原本上大地构成的山是真实，玻璃构成的山是仿像；然而Erdos将二者虚实对调，观者看到的真实存在的山是玻璃，而自然的风景则是荧幕上的拟像。由玻璃构成的冰山奇异地近在咫尺，理应真实的大地却遥不可及。这一错位，或许是艺术家回应鲍德里亚而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符号意义上的山是否已取代了自然意义上的山？“超真实”的玻璃之山是否以它的纯粹性越过了硅土之山，成为我们的真实？

值得玩味的是，Erdos的作品既关切自然世界，尤其是沙漠景观（鲍德里亚在札记《美国》中将美国比喻为一片既未来又原始的沙漠），又依托于电子设备。同时Erdos自己也点明，电子设备可以让影像被无限复制，传遍世界，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但是也使得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和感知越来越虚拟化；而个体从电子影像中能获得的，和自己经历跋涉之后所捕捉到的境况，是完全不同的。Erdos利用仿真技术，但相信着真假区别的意义，仍然坚持拟像不可代替真实，这是他对于鲍德里亚的艺术扬弃，后者相信真实已死或是被抛弃。

Andrew Erdos的作品在视觉上或虹彩绚烂或干净纯粹，在内容上关注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以及生命在其中的位置。绝对真实，绝对奇异。这种虚拟与现实关系的互文，可能是Erdos的作品给人的最深刻的印象。

方晴 / 2018.11.13

ANNA MLASOWSKY



1984 · 德国 · annamlasowsky.com

“我们要经历家人、朋友和爱人，甚至社会、文化和政治中的各种破碎：承诺、信任、系统都可能会被打破。所有这些经历最终会塑造我们，并让我们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We all experience broken promises, broken trust and broken systems not just through family, friends and lovers but also in society, through our culture and politics. The sum of these experiences ultimately shapes us and where we place ourselves in the world.

”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Anthem

赞美诗

by Leonard Cohen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敲响所有还会响的钟

忘了你那完美的供奉

每一个个体都有裂隙

那是光芒照入的契机



上图 | Anna Mlasowsky, Chorus of One, 2016-2018
Photo: Anna Mlasowsky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AT THE MARGINS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突破传统工艺的边界

“在我们的生命中，第一次破裂就是切断我们和母亲之间相连的脐带。这与另一个人的身体连接从我们生命之初就哺育我们，但割断后却变成了一种无形的连接，给我们的身体留下了第一块疤痕——肚脐。自那以后，我们要经历家人、朋友和爱人，甚至社会、文化和政治中的各种破碎：承诺、信任、系统都可能被打碎。所有这些经历最终会塑造我们，并让我们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我们不能因为破碎而让盔甲变得太厚，变得无法感知生命中同伴给予的治愈伤口的慰藉。

鉴于我本身的传统工艺背景，我的早期作品大部分关注于探寻材质的界限，对人们所认可的材质用途提出质疑。在传统工艺环境中，玻璃中的絮状杂质和应力都被认为是无用的。然而一旦跳脱出传统视角，原本需要避免的特性就成了被渴望的新可能。由此我对玻璃相互矛盾的属性产生极大的兴趣，进而发现这些属性存在巨大的潜力。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探讨人们如何以及为何在社会中衡量事物价值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是如何与文化产生关联。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些材料，我可以探究生活中更为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文化遗产、文化归属以及它们内部的体系及权力。

上图 | Anna Mlasowsky, Chorus of One, 2016-2018

2011年我创作了一系列关于破碎玻璃不同方面的作品。将这些作品集结起来，我在丹麦埃贝尔托夫特玻璃博物馆举办了题为‘当代传统’的个人展览。其中的一件名为‘薄膜/Membrane’的作品包含了一段从下方拍摄的，人在一席覆膜的冰裂纹钢化玻璃上行走的视频。这段视频旁是一把披着这席柔软玻璃的椅子。搭在椅子上的布匹般的玻璃或许会让人想起那是一件等待再次被穿上的衣服，遗忘在角落等着被捡起。这就让这件作品产生了一种特别实用的感觉。

视频中，踩在破碎玻璃上的声音，连同覆膜的碎玻璃让人意想不到的灵活性和布匹感，能够让人们联想到动物的鳞状皮肤。在这件作品中，我尝试营造两方面的观众效果，对看到玻璃如此灵活流动的惊异，和感受到它像皮肤一般的意外，鉴于它有着皮肤的内在属性——屏障区分了内部和外部，一面和另一面。同时，作品还描述了这一材料的特性，正是破碎让玻璃从固有的僵硬、牢固、坚韧变得柔软、灵活，像透气的薄膜一样能环抱我们。

这种玻璃特性和预期的微妙转变暗示了我渴望处理破碎材料的更深层次心理动机：它体现了我们永远处于应对内心和外部世界的改变，并且努力让这两个世界更为舒适的过程之中。我们没有坚硬的屏障，只有皮肤如薄膜一般同时传达和分隔着周围环境。破碎的玻璃为我们熟悉的事物带来了不舒适和惊异的感觉，使之变得陌生，而这种陌生感非常重要。

东西破碎后，也总是蕴含着更多新生及再生的潜力，让我们有机会重估破碎之物的情况、材料和用途。破碎即蕴含重生、重导、重造、繁衍的可能。在植物世界里，许多物种都会将破损作为资源，寻求成长和新生。以多肉植物为例，如果切断了根茎，它们会立即开始自愈并很快萌生新根。有些动物也有重新长出断肢的能力，或者至少失去断肢仍然能正常生存。人类也有很多可以再生的机能，比如肠内壁、肝脏以及细胞和

头发都可以再生；但是那些复杂的器官人类无法再生。好在我们的头脑既有分解事物的能力也有将其复原的能力；我们还可以因地制宜以求改善环境，还能分析材料从而改变它们的潜在用途。

我将这个思维的分解重组的过程运用到创新过程中。我先分解某件东西，然后经个人兴趣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估，譬如历史来源、社会政治含义以及物质性。经过观察，这些碎片的每一块都能创造出一个想法，将所有的单个碎片重新集合就能构成一个新的完整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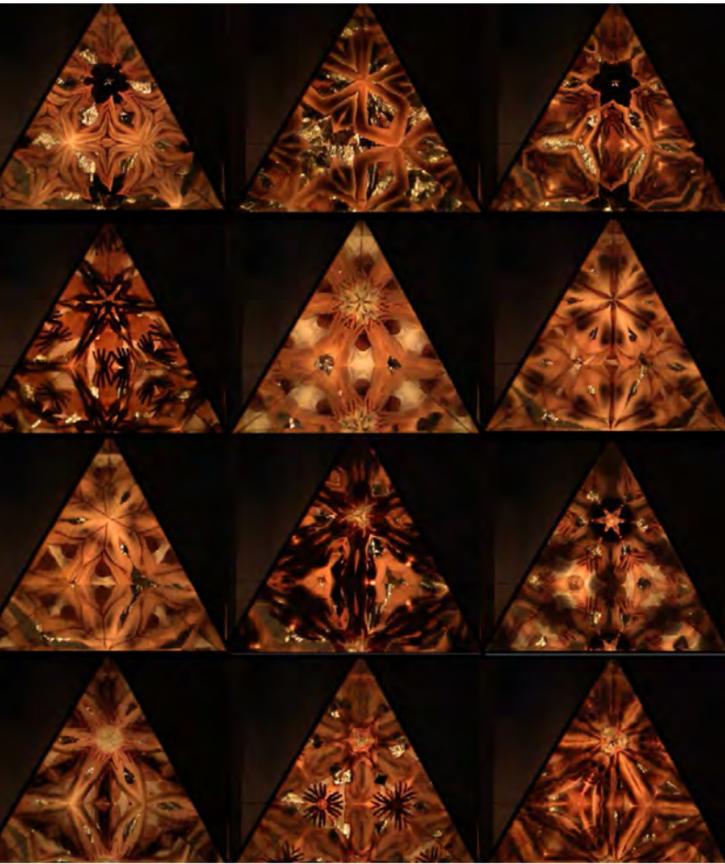
在与许晶 (Ellen Xu) 自2015年开始合作的一件行为艺术作品‘Δ∇’中，我们用镜子产生的碎片效果和万花筒的视觉效果来割裂并重组身体，以此构建一种集体认同。在这一作品中，镜子不仅重新组合了我们的身体，而且还折射出观众自己的镜像，由此作品与观众产生互动，也使得观众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这样碎片化的演绎得以创造出一种流动的、非二元的系统，我们可以在其中体验成为他者或同性恋的感觉。我最喜欢这一作品之处在于，镜子自身没有破碎，它打碎了镜中的人。由此，材质本身既是介质又是表演者，对身体本身还有一些控制权，这一概念对我而言极为重要。而这也是我喜欢与玻璃打交道的的原因，它品质坚韧，又需要关照和注意，如果不注意而导致了破碎，那我想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终结或是新的开始。

最后，除了玻璃之外易碎的事物，我觉得是我们的生态系统，它最需要小心对待和关照。很不幸的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廉价一次性用品的需求并没有提供此类的关照。如果用心关照生态系统，就能为以后维护人类关系留有空间。同时我认为，人类关系是仅次于生态系统需要我们悉心关照的东西。我们需要倍加珍惜我们的爱人，正是他们才使我们的生命意义非凡。”（编译/方晴）

Anna Mlasowsky / 2018.11.08



上图 | Anna Mlasowsky, Chorus of One, 2016-2018
Photo: Anna Mlasowsky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对Anna Mlasowsky来说，生活与创作都是一场无尽的旅行，在不断的变化中探索自身和材料的边界。在艺术家的演绎中，材料作为象征，关乎身份认同和文化，关乎社会的多元与接纳。玻璃在物质层面的无限可能，暗含了艺术家对多元主义的追求。

Mlasowsky早期的创作基于她在丹麦皇家学院的玻璃教育背景，主要集中在对玻璃可能性的材料实验和探索。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以丰富的想象力，尝试挑战人们对这一材料的既有认识，让玻璃展现出别的材料的特性。譬如“薄膜/Membrane”中，通过覆盖的塑料膜的连接，一整面碎玻璃像布匹一般可以灵活柔软地依附在其他物件上。

随着材料实验的深入，艺术家的思考落在了玻璃所能呈现的即时性、变化性和多样性上，而这种物化唤起了艺术家对自身经历的共感。Mlasowsky自身一直处在一种流动之中。这流动既是地理和文化上的，从德国辗转丹麦、日本到美国；也是身体和精神上的，艺术家一方面承受着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困扰，常常在健康和忧郁间转化，一方面双性恋身份让她不认同于任何一种特定身份认同。故而Mlasowsky始终以他者身份游走在异乡，关注事物发展的瞬时状态和变化过程，对二元对立的状态进行反思。由此，玻璃这一材料与艺术家内心观念相契合，玻璃的材料变化与过程折射出艺术家对流动而包容多元思想的社会向往。

上图 | Anna Mlasowsky, Δ 7, 2015
Photo: Anna Mlasowsky/ Ellen (Jing) Xu



Photo: Anna Mlasowsky

近年来Mlasowsky的创作向视频和装置方向发展。通过视频得以掌控事物变化的过程，纪录快速的转变，让她不再受限于真实时间的框架。尽管艺术家最近的作品关注点不再集中在玻璃本身，玻璃的物质特性，譬如透明性，反射性，热与冷，流动性，以及性状的变化依然深刻影响作品。艺术家的创作依旧从探索材料的性质开始，那些可以被随意变换改变状态的，或者说状态只能短暂停留的材料，比如玻璃、水、盐和身体，成为艺术家解构和侵蚀现实的工具。

在最近的项目中，Mlasowsky结合了个人经历和材料的物质性，尝试以表演和视频来诠释她对二者共同点的思考。比如在“边境线/Borderlands”里，Mlasowsky以黑色的“矿物”象征阳性，无色透明的“矿物”象征阴性，艺术家踏着芭蕾舞尖鞋，看起来艰难而痛苦地在工作室和黑白二色的雪景中将二者的位置置换，生成了一种无色而有着虹彩折射的“矿物”，以象征中性的、雌雄同体状态下的全知圆满。作品探讨了躁郁人格和性别流动性，并呈现了一种对比，对比当下的环境和形成这环境时所必须的可见的暴力（足尖鞋的痛苦），而艺术家将自身放置在环境中，以完成将自然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比喻。

材料的无限可能、永恒的变化、对二元对立的反思，是Anna Mlasowsky的关键词。通过艺术Mlasowsky得以构建一个反乌托邦，讲述际遇与环境的离散和冲突。艺术家对玻璃的演绎仿佛炼金术中形而上层面的追求，物质藉由火焰获得纯净和净化，达到一个完满的状态。而通过创作，她成为了物化，循环和进化的见证者。

方晴 / 2018.11.16



上图 | Anna Mlasowsky, Membrane, 2012
下图 | Anna Mlasowsky, Δ 7, 2015
Photo: Anna Mlasowsky/ Ellen (Jing) Xu

“ ‘破碎’就如同一个转折点，一种能激起变化的强烈现实冲击。也许它意味着某一事物的终结，但它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变革和崭新事物的开端。

‘Broken’ for me is like a breaking point, an intense impact of reality that provokes changes. Perhaps it might be the end of something, but it is also a transformation and a beginning of something new.

”

BAPTISTE DEBOMBOURG



1978 · 法国 · baptistedebombourg.com



Photo: Krupic Kersting Gallery Köln - Germany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Main Title Theme from “The Shining”
“The Shining”主旋律

by Chuck Cirino



上图 | Baptiste Debombourg, AERIAL, 14/04/2012
*Dimensions: HxLxI: 3x12x4.5m / 2 tons of glass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CONSTRUCTING FROM CHAOS

构建于混乱之中

“当我们谈起‘破碎’，第一时间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是‘意外’两字，它代表了某种激烈并且出人意料的事件的发生。对我而言，‘破碎’就如同一个转折点，一种能激起变化的强烈现实冲击。也许它意味着某一事物的终结，但它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变革和崭新事物的开端。”

鉴于生命的不断转化过程，生与死是自然的一部分。对我而言，‘破碎’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探索的极限，一个不可回归的临界点。当我们将以破碎之势克服极限，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维度，在这个维度里，一切仿佛正经历着变形……对我们而言，这也是事物开始变得抽象的时刻，原有的‘结构’崩塌、变形，重新组合并焕然一新，转化为一些我们亟需探寻的新事物。

走向极限的想法让我乐此不疲，因为它常常能促使我们行动起来，去探索新事物，探索物质、自我乃至生命的潜能。超越使我们成就自己，对我而言，它所代表正是一种动力和挑战。

纵然，‘玻璃，总是要碎的，’但我乐于接受材料的本来面目，并热衷于把玻璃的这一特性

视为一种潜力，以探索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和结果。玻璃的‘破碎’，最为让我着迷的一点是它的不可预见性，正是这种不可预见性，为我们不同的感知方式开启了新的可能。如果我们以杜尚的作品——‘大玻璃 / Large Glass’为例，从他的观点来看，作品所发生的意外和因此导致的破裂，反而使它变得更加有趣，更加复杂。

事实上，我不认为玻璃是如此的脆弱，它只是需要我们在同它相处的时候，能多一些警觉，多一些灵巧而已——你必须得足够的坚强，同时也得足够温柔。当然，玻璃的确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材料，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自相矛盾的：它美丽、珍贵，让人着迷，但同时也意味着危险和沉重。玻璃并没有比其它材料更加脆弱和易碎，它可能只是更加复杂，需要我们去适应它，并以不同的方式去挖掘它的潜能。我相信这也适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所有境况——面对一事物，你不能抱有偏见，而是得去理解、接受和适应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一个人、一种环境、一株植物，乃至其他任何事物的全部潜力。



Photo: Galerie Patricia Dorfmann

从2005年开始，我便专注于以玻璃为媒介进行艺术创作，并尝试了很多不同的项目，包括画廊展览，如Aérial、Flow、Dark matter之类的博物馆艺术装置，以及一些开展于公共空间，旨在同建筑和空间进行‘对话’的委托创作……这一切都是如此令人振奋——有如此之多的新可能、新方向正等待着我去探索。我总是准备更进一步，面对新的挑战，而这也正是进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大型装置之外，我也热衷于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创作小型作品，它们中的一部分，我喜欢称它们为玻璃‘绘画’；而另一部分，则是一系列用形状各异的镜子碎片打造而成的玻璃面具。

自2006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探索‘构建于混乱之中’这一理念。这本身就像是一个悖论——暴力并非焦点，而是暴力之后随之而来的，以及与人类相关的极恶与极善。站在一个不同的维度，我会从新的视角去探讨这些问题，将破坏解释为转变，将材料视作见证者——即我们行动的镜子。

‘涡轮/Turbo’是我第一件基于‘破碎’这一理念创作的大型装置，它探讨了‘创伤’的象征意义，以及克服困难、生存和复原的能力。这件作品同时也融合了对上世纪80年代‘涡轮浪潮’的反思，这一思潮曾在西欧的工业和文化发展进程中留下过自己的印记。它曾成为了一种行为模式——在车里装上一个‘涡轮增压机’，能予以人们一种优越感，因为这意味着你比其他人更强大。此外，它在声效，也仿佛能给人一种真实的物理力量感。

在我第一次用玻璃进行创作的时候，那时的我正关注于当人们对政府有所不满时所采取的态势——他们会对城市建筑、设施等进行破坏，其中当然也包含了玻

璃。而正是这些暴力的‘抗议行为’，让我萌生了诸如‘水晶宫/Crystal Palace’等项目的灵感。过去，我曾以汽车的挡风玻璃实现了各种项目，而之后落地于挪威的‘愤怒的梦想/Rage Dreams’，则让我进一步同夹层玻璃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一种非常有趣材料，因为它能够保留住那一瞬间的冲击，并在自己的表面封存下破坏的‘姿态’。

玻璃的二元性让我深为着迷——它美丽而又危险的双重属性，它的历史沉淀，以及它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意义。1995年，由于发生于俄克拉荷马城的恐怖袭击，夹层玻璃成为了民用建筑的标准，美国政府随后更是决定将这种玻璃推广到每一幢公共建筑，因为玻璃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因建筑本身被毁所致死的人数。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玻璃这种材料也很好地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恐怖主义行动的情况……

玻璃，作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材料，展示了事物破裂的另一种内在可能性。正如我之前所说，观点和方法才是最重要的，即便涵盖不了一切，但这一看似对立的视角依旧适用于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比如，我们都可能在情感或身体上经历崩溃，但同时，我们也有可能从中获得新的体验，并因这‘新’的体验得以从痛苦中解脱。

一个有着丰富积淀的人是深邃而美丽的，他或许会显得复杂，但也足够启迪人心。我认为我们需要面对自己的恐惧，因为恐惧的另一面总是会有新的发现。我们有必要认同‘适应’及‘理解’的重要性，并接纳蕴藏于新观点之中的无限潜力。”（编译/海兵）

Baptiste Debombourg / 2018.11.23



左图 | Baptiste Debombourg, Turbo, 05/10/2007/ 2008 / 2009 / 2013
*Dimensions: variable size, H 3.2 x 7.3 x 3m
Photo: Patricia Dorfmann Gallery - Paris

右图 | Baptiste Debombourg, Turbo, 05/10/2007/ 2008 / 2009 / 2013
*Dimensions: variable size, H 3.2 x 7.3 x 3m

上图 | Baptiste Debombourg, ACCELERATION FIELD, 16/10/2015
*Dimensions: 11x7x1.8m / 250 m2 glass / 4 tons



Baptiste Debombourg, Flow, 2013
Dimensions: 4.3x16x8m / 6 tons of windshields
Photo: Courtesy Studio Baptiste Debombourg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来自法国的当代艺术家Baptiste Debombourg将自己视作一个设想和解构“意外”的人，而这些意外，能将寻常的物质转化为一种另类的现实。作为一名善于“破坏”的创作者——他会在经过严谨的构思后，拿起一把榔头，一丝不苟地打碎自己创作的核心媒介——平板夹层玻璃，将一切推向“破坏的极限”。玻璃，在Debombourg砸下的一瞬间便转化了形态，星座般的纹理，在经过重重的裂纹之后浮现在了玻璃的表面。在这被“压抑”的潜在暴力中，一件件规模庞大，并且发人深省的作品诞生了。

Debombourg的所有项目都在某种程度上同人类自身的各个侧面有关：我们的错误，我们的怀疑，我们的欲望，以及我们每个人对自我、对现实的看法。他分析并质疑人们承担、建构，以及破坏等一系列行为背后的本质及意义。比如，在名为“Flow”的作品中，他使用了数百个挡风玻璃，呈现了一片有如海啸般席卷整个空间的玻璃潮汐。作为繁荣与毁灭如影随形的一个缩影，这件作品阐释了资本和消费主义，以及工业化社会的大规模生产是如何侵入、摧毁社会，并埋没我们的人性的。Debombourg也对人们的“反复尝试”颇感兴趣，虽然在他看来，这样的尝试在大多数时候都会走向失败——个体，总是会在蓄谋已久的行动、乌托邦式的抱负，以及盲目自我的驱使下，暴露出自己的某种本性；而由客观的处境，亦或个体自身局限所造成的“无能为力”，在Debombourg看来，也不过是凸显了人类脆弱和可爱的本质。

Debombourg的创作是基于不同的媒介及材料所实现的，而为他的创作赋予灵感，并施予影响的，则是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更明确地说，是那些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日常事物。他的分析和研究重点也主要聚焦于这些事物的性质，它们的文化吸



Photo: Courtesy Patricia Dorfmann Gallery

引力，它们的行为和作用力，以及我们有可能与它们产生的情感联系。这种对人与物之间交互关系的秘密研究，也是Debombourg的作品让人印象深刻的另一个特征。

浏览Debombourg的官网，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的作品，仅仅是最后的布置这一项工作，就得耗费数百个小时！在一般的认知中，我们往往会觉得，艺术家都是热衷并享受于自己的创作的。然而对于总是给自己施加太多压力和挑战的Debombourg而言，所谓的“创作”，其实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的乐趣。他的快乐源于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自由——艺术，允许他自由地思考和想象自己所能探索的一切，并让它们变为现实，但这样的自由同时也等同于一种风险。就好比“自由”地选择了玻璃——然而当他需要在短短的四天期限内，把堆在自己眼前的庞然大物——几吨玻璃铺设于上百米的空间，并且……还没有得力的工具辅助的时候……他同样会感到生无可恋。对他而言，所谓的快乐，只有在几经磨难、且一切安妥就绪的最后一刻才会降临。

Debombourg是一名令人尊敬的艺术家，我们可以将他的作品视为一件雕塑，一项装置，亦或一种景观。在诗意的表现力和极致的创造性氛围中，它们向观者低声讲述着一个个混沌现实的故事。在Debombourg的作品中，时间似乎真的停留于一种悬浮的状态，介于流动，狂躁以及某种难以言喻的惯性和重力之间。置身于他的作品，我们会觉得，仿佛有一个平行的世界，卡在了我们，以及我们害怕面对的无尽事物之间——一切都处于一种紧张，一种介于快感和支配感的矛盾之中。Debombourg的创作是值得探索的多样化美学混乱，也是对我们的行为，我们无数的错误、恐惧，以及，爱的一种影射。

海兵 / 2018.11.07

左图 | Baptiste Debombourg, Broken glass, "Raging dream"- store window
Dimensions: (HxLxthickness) 193x160x0.6cm
右图 | Baptiste Debombourg, Stalker, 2013
Dimensions: Gantry clothes 173x1.54x51cm, 2 tables 74x74x240cm,
floor installation 630x150x3cm

BING W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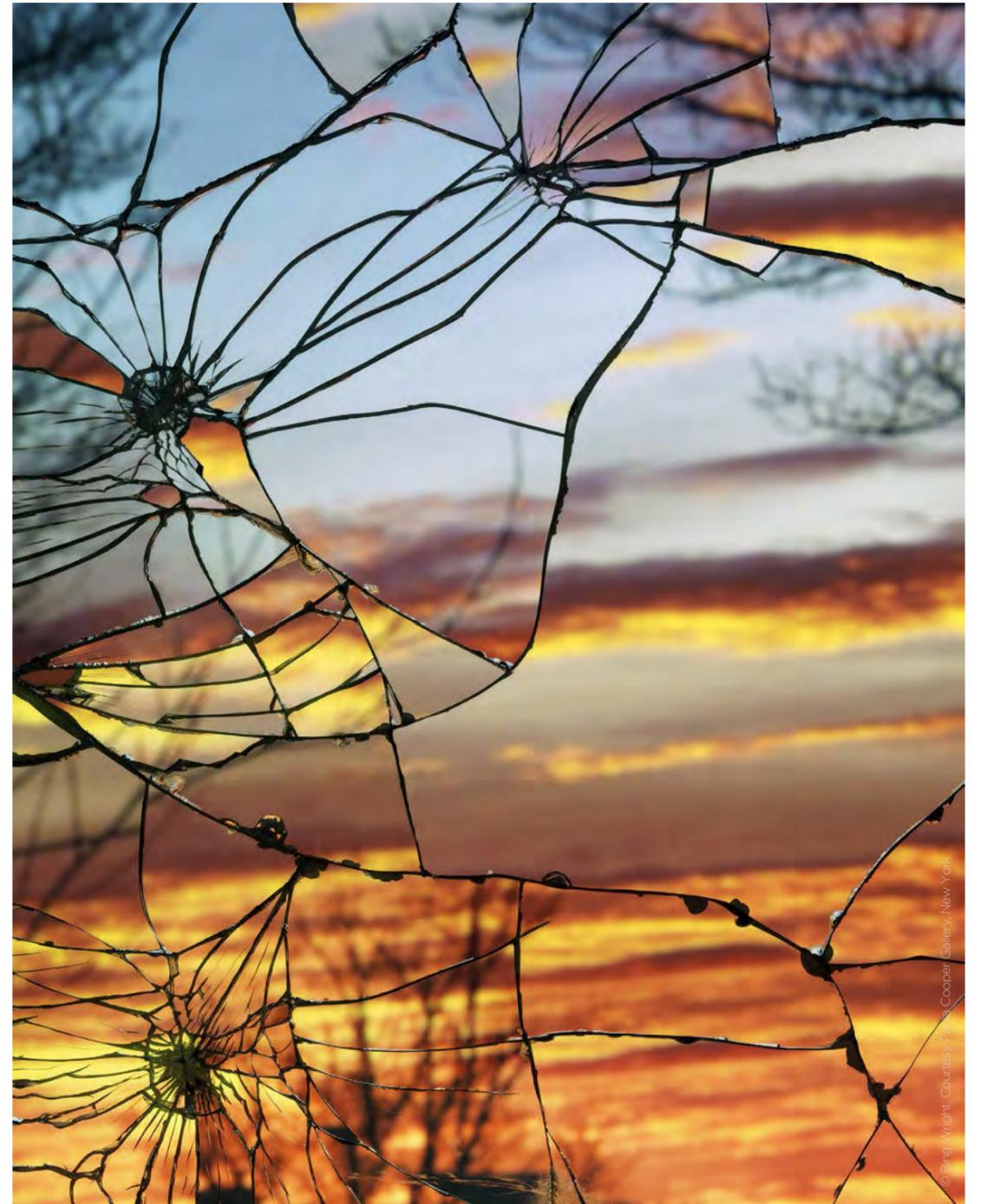


1958 · 美国 · bingwright.com

“如果事情要破碎或出错，那就一定会破碎或出错。
冷静下来，最好还是牢记这一点。”

“If things can break or go wrong they will.
Philosophically it's best to keep that in mind.”

”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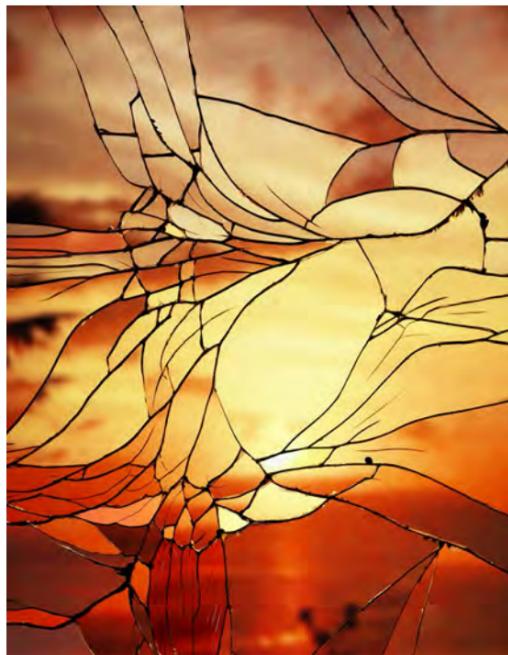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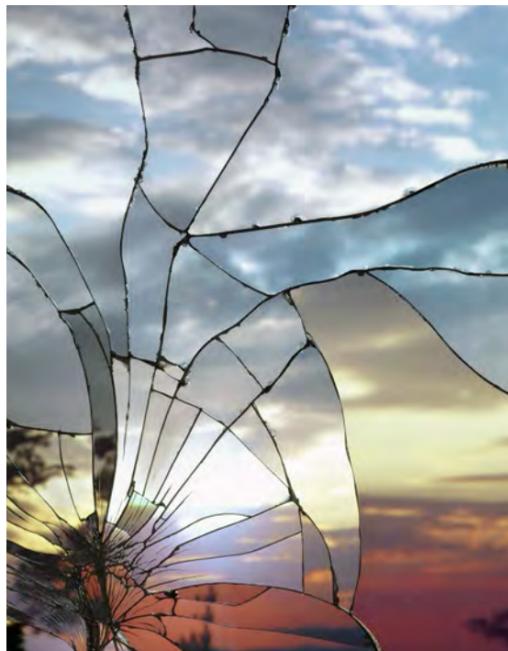
I'm Confessin' (That I Love You)

我承认 (我爱你)

by Thelonious Monk



上图 | Bing Wright, Broken Mirror/Evening Sky (Ansochrome), 2012
ink jet print, 62 x 48 in. (157.5 x 121.9 cm)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GLASS IS HALF EMPTY 半杯水空

对我而言，‘破碎’这两个字所联想到的绝不是什么积极的画面或想法。‘破碎’，除了它本身的字面含义，还会让我联想到一种心理状态，尤其是那种忧郁或沮丧的状态。我们总是会以一种主观远大于客观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如果我们透过一面破碎的镜子或玻璃去观察事物，那我们看到的一切则都是扭曲的——在我看来，人们的情感状态总是会扭曲其所见到的任何事物。

这些年来，玻璃曾多次作为主题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最开始是1989年的‘雨窗’系列，最近的好几组作品则都运用了镜子，其中最新的一个系列是创作于2012年的‘破镜黄昏’。玻璃，以及镜子都是引人入胜，且极易引起共鸣的物品，并且都曾被用作摄影的隐喻。在‘雨窗’和‘破镜黄昏’系列作品中，照片的表面既变成了玻璃，也变成了镜子。作为一门学科，玻璃和窗户在整个艺术史上被反复使用。我当时也曾因为诸多原因，被破碎的镜子所深深吸引。我开始探索如何将破碎的镜子同破碎元素联系在一起，就好比杜尚（Duchamp）完成于1923年的作品‘大玻璃’。更具体地说，当时的我正思考着银版摄影的消亡以及数码摄影时代的到来。镜子的破碎元素，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数码摄影突破媒体历史的破晓而出；而日落中的黄昏天空则可以引起共鸣，对我而

言，那就是某些事物的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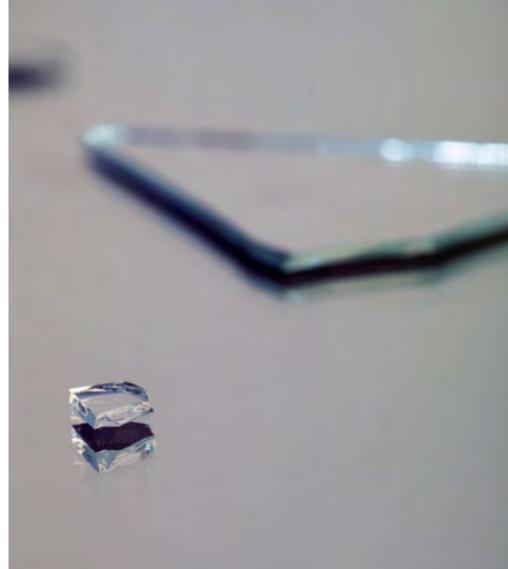
‘破碎’是如此沉重，并且内涵丰富的主题，它可以同时被用以代表某种生理或心理、物质或精神状态。破碎的镜子，则是典型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带有倒霉含义的事物。但霉运绝不是我创作‘破镜黄昏’系列的初衷。我真的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会被带上某种特定含义的标签。老实说，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让人若有所思，但不至于让人们产生某种逻辑上的特定想法。

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导演的《出租车司机》（1976）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剧中的主角特拉维斯·比克尔（Travis Bickle）是一位同社会极度脱节的人，他无法适应社会交往，他在精神上的极度内敛最终使他精神崩溃，变得暴躁而又暴力。至于音乐？我很难找到一首歌能够囊括‘破碎’的含义。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us Monk）风格的钢琴曲听起来也许会比较‘破碎’。他那种不和谐的风格听起来极其不完美，会给人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

我是那类相信半杯水空的悲观者，在我看来，如果事情要破碎或出错，那就一定会破碎或出错。冷静下来，最好还是牢记这一点。万事皆空。所有的事物终将破灭，我们最好能明白这一点。”（编译/海兵）

Bing Wright / 2018.10.31

上图 | Bing Wright, Broken Mirror / Evening Sky (Fuji Velvia), 2012
inkjet print, 62 x 48 in. (157.5 x 121.9 cm)
下图 | Bing Wright, Broken Mirror / Evening Sky (Agfacolor), 2012
inkjet print, 62 x 48 in. (157.5 x 121.9 cm)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Bing Wright生活和 works 于纽约，他着迷于轮回更迭的四季，以及随之微妙变化的自然景色，以简洁、抽象并且富有诗意的摄影作品而闻名。他的作品细腻而又唯美，纯净的让人感动。很多时候，在面对他的作品时，对于“摄影”这两个字，我们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不同层面的认知。

虽然身为一名摄影师，但“玻璃”一直都是Wright几十年创作历程中的重要伙伴——从窗户、镜子、玻璃瓶，到碎裂的镜子，乃至镜子的碎片……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各种有关玻璃的元素。如今我们能够在他的个人网站欣赏到的第一组作品：创作于1989年的“雨窗/Rain Windows”，便是一系列透过老式的玻璃窗，并且特意在雨天捕捉的自然景象：春光下的绿茵，夏日里的繁叶，秋风中光秃秃的树枝，反射着天光的小水潭，以及冬日里的萧瑟雪地……透过玻璃窗，虽然这一切在薄薄的雨雾中都显得有些朦胧，但无疑都透露着一种真切的平和之美。

Wright着迷于一种由银灰色色调营造的独特美学，因此，在早期长达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几乎完全专注于对黑白摄影的实践和探索。他的作品是平实而低调的，但我们能感受到一股耐人寻味的克制之美。其中尤为打动笔者的是他在2010年创作的“镜上银箔/Silver on Mirror”系列。在这组作品中，Wright在镜面上定格了一组组形态各异的银箔，镜头之下，它们的肌理、质地、光感，以及它们在镜面上的模糊倒影…共同构成了一个令人屏息的微观场域。透过

画面，我们仿佛能感受到银箔从空气中飘落，以及银箔和银箔之间相互摩擦的声音，那种纤细，但极具穿透力的声音。

在此般平实而又低调的整体风格中，创作于2012年的“破镜黄昏/Broken Mirror-Evening Sky”系列，则无论是在色彩还是立意上都让人眼前一亮。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它们的独特立意以及引人入胜的视觉感染力，这也是Bright最广为人知的一组作品。通过破碎的镜子，Wright在原本大自然完美一天的终曲——“黄昏落日”这一景象上渲染了一层尖锐的撕裂感。仔细观察镜面的碎片与碎片之间，我们会发现，黄昏的画面，很多的细节其实都是错位的。然而奇妙的是，虽然黄昏被撕裂了，但画面整体的构图，在那明丽且富有层次感的色彩，以及渐变色调的调和下实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聚合感。破碎的镜子，同反射在碎片中的柔美与宁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并置，共同营造了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视觉效果。而极具美感但又支离破碎的画面也在提醒着我们：一切美好的存在都是有所缺陷和不完美的。

Wright的许多拍摄对象都是如此的简单和熟悉，但在仔细欣赏时，一种夹杂着奇特和惊讶的情绪会浮现在我们的心头。Wright小心翼翼地避免给自己的作品灌输一个特定的观点、地点，亦或时间，它们是引人沉思的，而它们的最终意义将取决于每一个身为观看者的我们自身。

海兵 / 2018.11.01

上图 | Bing Wright, Broken Mirror on Mirror (I), 2013
archival inkjet mounted on 4-ply rag board, 20 x 24 in. (50.8 x 61 cm)

JOHN KILEY



1973 · 美国 · johnkiley.com

“

玻璃，总是要碎的。
这句格言所反映的，更多还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局限，而非材料本身。

It is the fate of most glass to break but not all.
This reflects more on our limitations as human beings than on
the material itself.

”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那里的街道没有名字

by U2

And when I go there
I go there with you...
It's all I can do

And our love turns to rust

We're beaten and blown by the wind

当我要去那儿时
我要与你并肩

这就是我能做的

我们的爱已锈迹斑斑

我们被打败，击倒，随风而逝



上图 | John Kiley, Thermal Fractograph The Process - Break, 2017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AN EXERCISE IN LETTING GO

一种放手的练习

“当听到‘破碎’这两个字，我会想到某件需要修补的东西，或者某个无法正常运转的系统。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用于政治、人际关系、生态系统等诸多领域。对我而言，‘破碎’，是一个有着负面含义的词语。我会尽量去避免用它来描述我的‘Fractographs’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的确是碎了，并且被重新拼合在了一起，但我并不认为它们是破碎的。在我看来，它们只不过是改变了一种状态。对于所有有所变化，或者不再和以前一样的事物，我们总能找出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加以描述。断裂、解构以及碎裂都只是些描述性的术语，对我而言，它们同‘破碎’并不具有相同的内涵。

‘玻璃，总是要碎的’让我想起了另一句俗语：‘玻璃，总是要碎的，只早晚的问题……’我不清楚这一句话的出处，但我对此并不认同。玻璃，的确是要比其他材料更加需要小心对待，但它终究也不过是一种材料，并不至于有它特定的命运。如果用心保护，它们并不会破碎。玻璃，总是要碎的，但并不是所有。这句格言所反映的，更多还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局限，而非材料本身。

两年前，我开始寻找一种在三维空间捕捉物质能量的方法，起初，我按照抽象表现主义的思路进行了思考。人们可以通过绘画来记录物理运动，但是我想创造的，是一些更加出自本能的东西。我开始用光学玻璃做实验，并委托定制了几块大型的抛光四边形。那时，当我打开第一个箱子，看到那些完美的光学玻璃块时，我就知道自己必须得把它们打破。

‘Fractographs’项目的第一个系列是用一把崭新的10磅铁锤一击而成的。我会将整个过



程用慢镜头录制下来，规则是只能击打一次，不管击打之后会发生什么。在项目的第二阶段，我开始用炙热的熔融玻璃在光学玻璃块上‘绘画’，热冲击会造成块体破碎，有时甚至是爆裂。碎裂之后，我会捡起所有能够找到的残片，并把它们重新拼接起来，让玻璃重回原本的形状。

在启动‘Fractographs’项目之前，我的创作重心以球形玻璃雕塑为主，这一系列作品看起来总是有种让人焦虑的不稳定感。但事实上，它们能实现很好的平衡，并且如果悉心对待，它们比其它的玻璃物品更不容易破碎。我们都知道，玻璃会碎，而玻璃的使用，也使我得以让欣赏作品的人体验到一种其他材料所不能带来的感觉。‘Fractographs’在我看来是一系列变形了的物体，我希望人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时，可以想象它们原来的样子，并在脑海中构思一个关于‘发生过什么’的故事。

我的创作力图重现我自己的经历，并将这些经历分享给他人。我们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破碎，都在寻求着同他人的联结和关爱。身为一名艺术家，我们的一大职责就是分享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也会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尽力履行这一职责。

在打破一块玻璃之前，我总会感到害怕；而每当我在边缘平衡一个球形玻璃雕塑时，我同样会感到害怕。这是一种放手的练习，需要从内心放弃控制，继而在身体上应对由此带来的影响。面对‘破碎’，我们应谨记一切都在变化。”（编译/海兵）

John Kiley / 2018.11.03

上图 | 中图 | 下图 | John Kiley, Thermal Fractograph, 2017
Photo: Jeff Curtis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来自西雅图的John Kiley同玻璃共同走过的旅程是漫长而辉煌的——19岁时，他便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在之后的十数年里担任了Dale Chihuly、Lino Tagliapietra等大师级玻璃艺术家团队的核心成员。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并且有着25年经验的吹制玻璃艺术家，Kiley曾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球形玻璃雕塑而闻名。但他从来都没有满足于固守同一种创作模式的自己，因而，即便是在并没有什么人支持自己的情况下，他还是决定放下过去的“黄金成就”，同那个吹制玻璃的自己暂时告别，寻求起个人艺术生涯的全新突破。这时，一个从小时候开始就萌发在他心中的疑问，也开始萦再次绕在了他的脑海里：

“什么是破碎？什么又是完整？哪一个更有价值？”

这一问题源于他童年时代的一段记忆。那时，他的父母拆掉了房顶，开始了为期七年的改造工程。房子内外，到处都是碎灰泥，碎木堆，以及大大小小的泥坑。有一天，他抓起了一把湿漉漉的泥土，开始小心翼翼地捏着，最后竟捏成了一个完美的球体。将其视若珍宝的Kiley，在把这个宝贝藏了几周后，最终还是决定和附近的小伙伴们一同分享这一“杰作”。遗憾的是，他的同伴们谁都不相信这是用泥土捏出来的！他们一致断定，这不过是在一个圆球的外面糊了一层泥巴而已。那时的Kiley为了证明自己，毅然选择将它砸碎！看着散落在脚边的一堆碎土，以及光线照耀在碎土上投射而出的鲜明阴影，他在感到自豪的同时也感到了些许失落。Kiley也开始疑惑：破碎与完整，外表同内里，以及光影和材质本身，究竟哪个才更有趣，更有价值？

“解构”与“重建”的概念，即便是在Kiley过去的球形玻璃雕塑中也已有所体现。在这一系列作品中，经精密吹制的玻璃球体被他分割重组，并刻意打破了对称，打造了一种轻易会引发观众紧张、担忧及渴望的不

稳定感。而从他自2016年起启动的全新项目“Fractographs”开始，这一二元对立的理念便开始变得更加直观明确了。

这一项目的第一章节名为“10000英里/小时”。Kiley选用了3英寸（7.6厘米）厚的光学玻璃块，并以10磅重的大锤猛烈击打，重击之下的裂缝以每小时10000英里的速度穿透玻璃。在将其破碎之后，Kiley会再花大量的时间把玻璃的碎片重新拼合。由此而生的作品，在显露出一種潜在的暴力底色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瞬间毁灭的持久印记。这种侵略性的裂隙仿佛是一团绽放的混沌能量，撕裂了通透厚重的光学玻璃原本那平稳宁静的结构，一种另类之美，得以在破碎之中显现。

在开展于今年4月的项目第二阶段，Kiley和他的团队一同前往了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在一家名为“Radiant Glass”，充斥着工业游魂的废弃玻璃工厂里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在三天的时间里，他们将从工厂收集而来的废弃玻璃熔化，并连续浇注到一块块委托定制的有色光学玻璃块上。同铁锤之类的外力冲击不同，冷与热，柔软与坚硬的对峙，让原本坚不可摧的光学玻璃爆炸性地破裂，破裂之后的结果是完全无法预测的。正因此，这一阶段的“解构”与“重建”变得更加艰巨，但由此而生的作品，也无疑更加激动人心。

对Kiley而言，这一系列的创作，关乎的是能量，是捕捉冲击的一瞬间——那一瞬间，一切发生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的事情，都被定格在了这段不可磨灭的记录中。同时，特定地点的创作，也允许他不仅能够捕捉到一个瞬间的能量和情感，更得以存续一个地方、一件事物的蜕变。

海兵 / 2018.11.09

上图 | John Kiley, Impact Fractograph 2017
Photo: Jeff Curtis

KIM HA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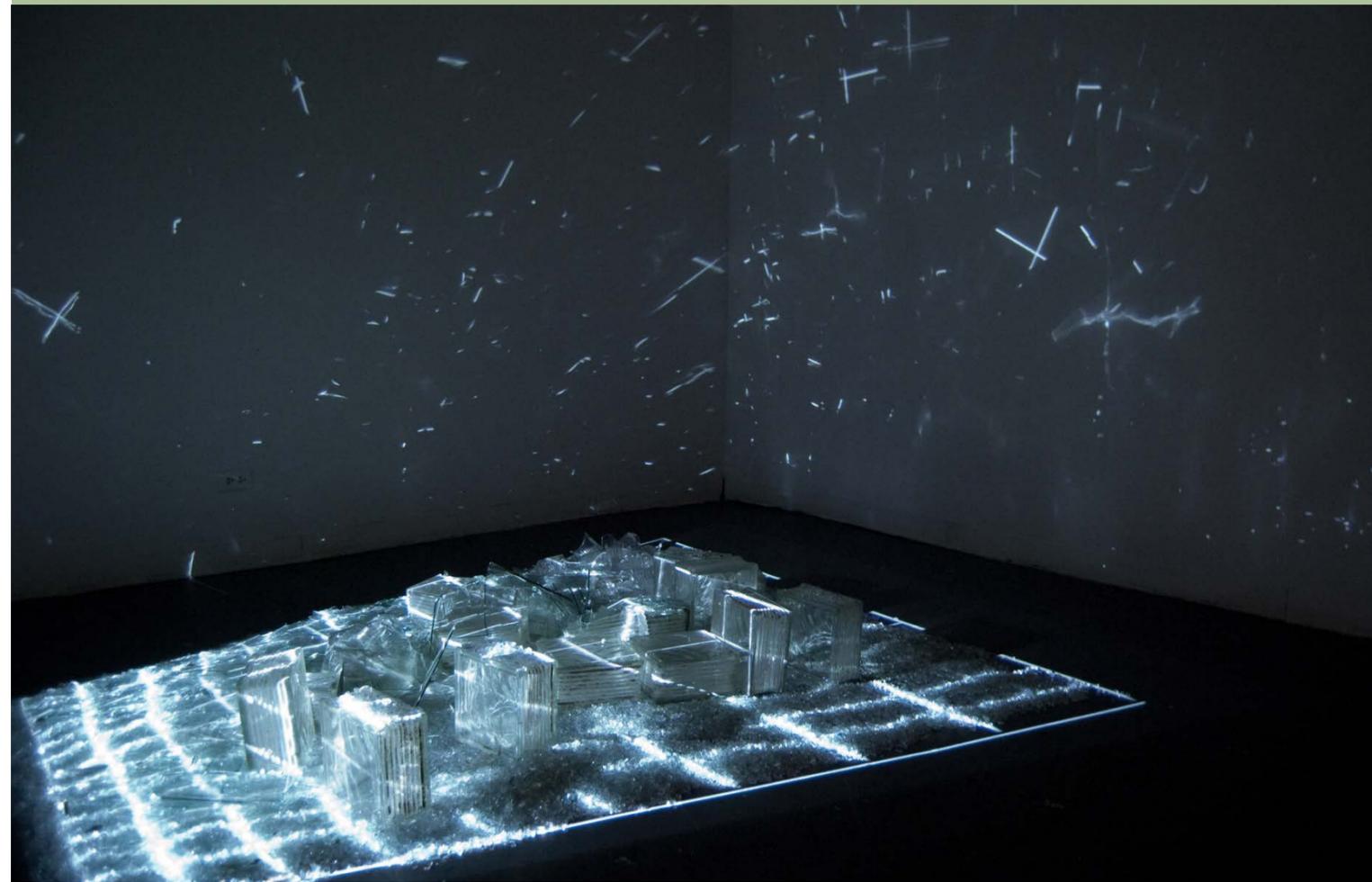


1983 · 美国 · kimharty.com

“**破碎关乎转瞬即逝、朝生暮死。破碎能够指向美丽与坚韧，但我觉得它更多地指向一种对诸物无常的共情，这一共情反而强化了人们对于事物本真之美的感受。**

Breaking talks about transience and ephemerality. Those things can point to beauty and strength, but more so I think they point to a sort of empathy towards the transience of things and how that empathy can heighten the awareness of something's beauty.

”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For no one

欲哭无泪

by The Beatles

Your day breaks, your mind aches

There will be time when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will fill your head

You won't forget her

And in her eyes you see nothing

你的生活崩溃，你心痛万分

她的话语时时浮现在你脑海中，

挥之不去

你忘不了她

在她眼中你看不到温情



下图 | Kim Harty, Spectral Cinema, 2013, Found glass, video projection, Dimensions variable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INHERITED BEAUTY IN BROKEN
破碎中的美

“对于一个玻璃艺术家来说，‘破碎’这个词最先联想到的当然是玻璃！我不认为‘破碎’这个词有负面的感觉，对于一个在工作中和玻璃打交道的人来说，破碎是一直要面对的。”

“玻璃，总是要碎的”这句格言有很多诠释的方式。我并不了解这则法语格言，所以稍微研究了一下。它原本的意思似乎是，事物一旦用得过度就免不了损毁，劝诫人们对珍贵的事物不要漫不经心和过度使用。不过我愿意将这则格言诠释得更宏大一些：在艺术实践中，如果你选择挑战风险，那么你将拓展你的边界，打破材料本身和你的技术的局限，走出思考的窠臼。我认为这则格言可以理解为，艺术家应该拥抱，甚至主动寻求破碎。

走向破碎是走向永久的转变。玻璃破碎后可以被修复，但它永远不能再回到它原本的模样。诚然，破碎令人伤痛，但迈过破碎、走向转变也是一种力量；它警示我们，周遭一切皆是动态的，没有静止与永恒。故而破碎让我们感受到活着，我们有改变的可能。‘破’的意义是多样的，漫不经心导致的残破，追寻机遇带来的突破，有意为之预期的打破，不同的‘破’构成了不同的涵义。‘破’成为了一种昭示人与物关系的方法，并承载了事物破碎的记忆。我想这种可能性是破碎积极的一面吧。

一些时候人们会觉得‘破茧’而成的‘蝶’胜于破碎的事物。的确，从破碎中新生之物坚韧而美好，但我认为破碎本身象征的转瞬即逝，指向一种对诸物无常的共情，这一共情反而强化了人们对于事物本真之美的感受。这种想法在日本审美‘物哀’或者‘诧寂’的概念中比较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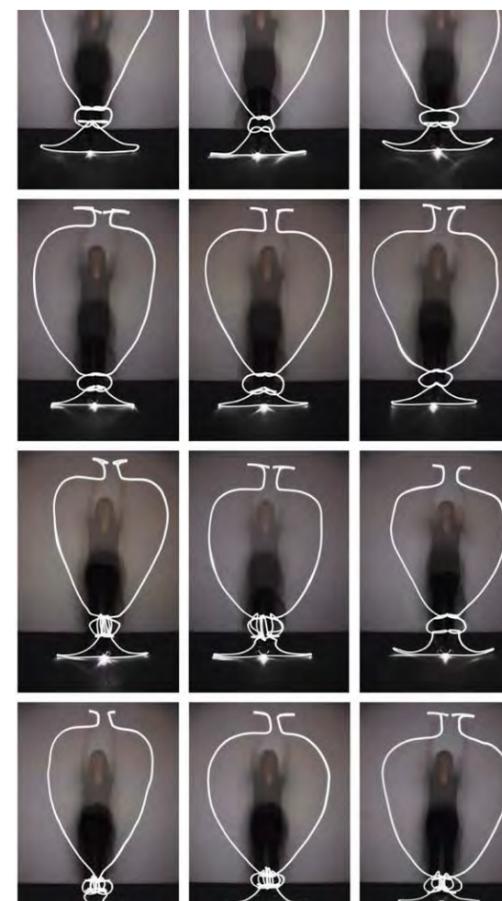
譬如在我的装置‘光谱影院/Spectral Cinema’中我就用到了破碎的玻璃。在影院般深阔的空间里，作品将一束动画投影在布满建筑玻璃碎片的平台上。玻璃碎片将画面散乱地反射在墙上，在玻璃四周营造出一小片宇宙星辰。这一作品，连同许多我其他的作品，都着眼于寻找日常废料中的美。

面对破碎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在艺术创作中，我需要与破碎的玻璃达成和解。一件破碎的作品通常被视作是过时而无用的，本质上既不能展出也没有什么功能。对于一个对‘破碎’感兴趣的艺术家来说，如何赋予破碎合适的意义总是一个挑战。

最后关于破碎的音乐或电影有些难以抉择，可能是《早餐俱乐部》？电影中所有的角色都遭遇了各自的‘小破碎’。这些‘小破碎’不是什么惊涛骇浪，但这些年轻人挣扎着相互寻求理解的过程有一种普世性。这也是作品动人之处。”
(编译/方晴)

Kim Harty / 2018.11.05

上图 | Kim Harty, Old Venetian Glass, 2013, Digital Print, 36 in x 48 in



上图 | Kim Harty, Discipline and Labor (detail), 2014, Digital Print, 36 in x 48 in
下图 | Kim Harty, A Wisp that Shatters (front), 2016, Glass, monofilament, 2 ft x 2 ft x 3 ft
Rising from the Road (back), 2015, Reflective glass beads, 6ft x 6ft,
Photo: Tim Thayer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目前任教于美国底特律的创意设计学院的 Kim Harty 有如一个专精玻璃的炼金术士。通过她高超的技艺，Harty 呈现的不仅是作品本身，还极具美感地呈现了创作中蕴藏的转变过程。尽管 Harty 的作品在形式上十分多样，涵盖雕塑、装置和表演，并运用了许多数字媒体的表现手法，但她的创作的核心依旧根植于对玻璃的深厚理解。

对于 Harty 来说，玻璃制作既具表演性又有神秘感。玻璃引领艺术家选择了一种根植于研究和实验的工作方法，令她既关注玻璃的艺术传统，也倾心实验材料的新可能性。在系列作品“旧威尼斯玻璃/Old Venetian Glass”中，Harty 用长时间曝光摄影记录了自己通过手持白色 LED 灯画出的光线轨迹，用身体重新演绎了十六至十八世纪威尼斯玻璃器皿的曲线。在她的一系列材料研究中，Harty 将自己的创作轨迹用数字媒体记录，让人们反观创作时身体的运动，以此探讨了在玻璃创作时，热玻璃的形态、艺术家的动作和时间的对应关系。

正是对于玻璃手工艺层面的理解，Harty 重视创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在 Harty 的许多作品中，艺术家将热玻璃细细挥洒出三维网状结构，仿佛时间暂停的絮状山峦。Harty 的高超技艺将玻璃呈现为一种流动的固体，它从流动到凝固的一瞬间被捕捉了下来，叠加在一起，如同长时间曝光摄影里的光线一般。Harty 坚信这被捕捉的动态是手工艺的本质——所谓手工艺，即是一种由动作而非文字所构成的知识。在工作室之外，Harty 经常主持玻璃工艺的跨界表演，譬如马戏、音乐、戏剧，以期打破玻璃创作的边界，并将玻璃的内在本质同外在形态一起呈现。由此，Harty 对机械时代已降的科技和效率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手工艺之外，Harty 另一个创作兴趣在于对“拾来物”（found object）的挪用和再演绎。艺术家对建筑碎玻璃和废弃玻璃瓶的演绎基于她对这些日常而平凡事物的美的理解。碎玻璃经过投影折射出斑驳的光点，而不同颜色的玻璃瓶被加热挤压连接，构成介于产品和雕塑之间的作品。此外，Harty 将对日常事物的兴趣，连同她一贯对工艺的热爱，带到了她所策划的展览“街头工艺”（Streetkraft）中，展现了她作品浓烈街头的一面，并重构了平凡无奇、转瞬即逝的材料的意义。

Harty 的风格多变、兴趣广泛，工艺、数媒和表演一同交织在 Harty 的创作中，给人以直观的感受。但无论 Harty 在艺术的尝试中走得有多广，对玻璃工艺的挥洒自如和对这一材料的热爱，自始至终都是她标志性的色彩。

方晴 / 2018.11.08

KRISTA ISRAEL



1975 · 荷兰 · krista-israel.com

“成年之后的我们，都将破除这层无济于事的保护，
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继续生活。”

The useless protective layer is removed and left behind
to continue life with a new perspective.

”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Play Dead
佯装死去
by Björk

I play dead
It stops the hurting
I play dead
And the hurt stops



我佯装死去
令伤痛止息
我佯装死去
伤痛终于停止



上图 | Krista Israel, without title, 2016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TAKING
MY COAT OFF
脱下我的外套



“当想到‘破碎’这两个字，第一时间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是我们生活的社会，它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破碎，但断裂正变得清晰可见。战争，流离失所，贫富差距的扩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崛起，社交媒体、大数据及营销的影响，转基因食品，爆炸性的人口增长，我们对待地球的方式，动物物种的灭绝，以及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切都让我深感忧虑，我无法理解这所有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一切伤透了我的心。在我看来，无论是同地球相处，还是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事情的平衡都需要用心呵护。

玻璃，由于其技术及表现力的多样性，总是有着永无止境的创作可能。在我看来，它是将破碎、痛苦的事物带到光明之下，并让原本隐秘无形的它们拥有形体的完美媒介。在和玻璃共事的过程中，我总能通过它们的材质潜能去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以此打开一道大门，这道大门让我得以自由地就某一话题同他人开放交流。有时，出于好奇，我也会去倾听人们在看到我的一件作品时的对话。那些发人深省的对话向我展示了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全新的观点。我们每一个人，总能就同一问题拥有不同的视角，交流之中，知识、意见及想法都将得到充分的探讨和分享。通过这样的方式，‘破碎’的概念也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在我看来，这将使得‘破碎’本身益加美丽。

在我的作品中，‘脱下我的外套’正是基于‘破碎’的隐喻所创造的。虽然它本身并没有在直观的层面呈现‘破碎’的元素，但在更深层

面，它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我们每个人在年幼之时都会经历的童年创伤的故事——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便已面对了一种挑战：去应对我们的深层情绪，以及我们自己构筑起来的无效自我保护——以保护我们免受那尚且无力理解的深层情绪所带来的创伤和痛楚——然而对于尚且懵懂的我们而言，这是何等的困难啊。这件作品旨在‘打破’童年的创伤，打破重重包裹着孩子内心的深层自我保护，以及打破‘过去的自我’本身。它被呈现为一件看似柔软，但事实上布满尖刺，并且极为易碎的玻璃毛皮大衣——一种成人世界不再必要的保护。成年之后的我们，都将破除这层无济于事的保护，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继续生活。

在大约7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完了由迈克尔·恩德所著的《永不结束的故事》改编的电影。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是一名叫做巴斯蒂安的小男孩，已经失去了母亲的他有着位严厉的父亲，并且常常会被自己的同班同学欺凌。有一天，从一家满是灰尘的书店里，他借来了一本名为《永不完结的故事》的书，并在学校的阁楼里废寝忘食地阅读着。这是一个关于幻想国度的故事，在这个幻想的国度里，有一个名为阿特雷的年轻英雄，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度，他坚强地抵御着名为‘空无’的可怕怪物——巴斯蒂安深深地沉迷在了这个故事当中。

我总会觉得，自己同这部电影中的两个主人公似乎都有着特殊的联系。书呆子巴斯蒂安，一个悲伤、害怕、饱受欺凌的孩子；他的另一个自我，坚强而敏感的年轻战士阿特雷，他们一起拯救了那个在‘空无’的吞噬之下毁灭在即的幻想国度。这个‘永不完结的故事’，在我看来是一种想象力的巅峰，它讲述了一个关于破碎和治愈的故事——只要拥有意志、友情和对自己的信心，破碎的东西是可以被治愈和修复的。

‘破碎’是我们作为人类必须学会面对的人生课题之一。没有苦难就没有幸福，但我不喜欢生活在对‘破碎’的恐惧之中。恐惧是一个糟糕的议员和顾问，我更喜欢面对我的恐惧——虽然有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会从容地花时间去思考恐惧和困难，并把这一过程视作‘播种’的周期（‘Seedpod’系列作品的创作便被我视为这一周期的一个环节）。在这‘播种’的周期中，情感的能量和平衡将得以恢复，而新的关于创作的想法也将得到密集生长。等到时机成熟，最好的想法就能收获和绽放。”（编译/海兵）

Krista Israel / 2018.11.14



上图 | Krista Israel, Swarm, 2017
Photo: Steven van Kooijk Photography

上图 | Krista Israel, Facing My Addiction, 2016
Photo: Steven van Kooijk Photography
下图 | Krista Israel, Seedpod series, 2015
Photo: Cees Wouda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两年前的夏天，在一次并没有明确目的的网页浏览中，偶然看到了一张让我难以移开视线的照片——照片上，一件有着独特质感的衣服，在一种极致静谧的空气中被安置在了一把古董椅子的后背上。说这衣服的质感独特，是因为乍一眼看上去，它会给人一种毛茸茸的感觉，让人想当然地觉得它肯定是既柔软又暖和的。但同时，凭着几年和玻璃打交道下来的直觉，我也很快地明白这引人注目的“茸毛”，其实都是一缕一缕的灯工玻璃“纤维”。通透灵动的它们，在光线的照耀下反射着星星点点的细微光芒，让人反而在这燥热的夏天感受到了一股清爽和凉意。面对这件衣服，一种想要拥抱，却又心生犹豫、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感觉在心中起伏着——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这件衣服的纤敏、脆弱、灵性以及矛盾感，让我记住了这件名为“脱下我的外套/Taking my coat off”的作品背后的创作者，来自荷兰的女性玻璃艺术家——Krista Israel。

对于Israel而言，这件作品同样是让她自己感触颇深的一件作品——它诞生于自己那种想让情感和故事变得更加有形、更加“可以触摸”的迫切冲动。而且这么多年来，也的确有不少的人曾和她提到，他们被这件作品深深地打动了。Israel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她很清楚，一位观众，在面对自己的作品时能有这样的“感受”，是对她最高的褒奖。

作为一名玻璃艺术家，Israel以自己登峰造极的灯工玻璃技术为人们所熟知。最开始的我，在看了她的一系列作品——精致到不可思议的灯工系列和铸造玻璃水果系列之后，也只是把她视为一名精通工艺，讲究作品最终呈现，并且内心感性、细腻、追求极致的女性艺术家。但我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在不久之后就打了自己的脸。事实上，和大多数专注于一种工艺，一种相对稳定的表现形式的艺术家相比，后来的Israel，才在真正意义上让我们感受到了一名艺术家所能展现的可能性。

坦白讲，两年前看到“脱下我的外套/Taking my coat off”之时的触动，其实远远无法同时隔一年之后，再次访问她的官网并看到她的新作之时的触动相比——那时的自己简直有些怀疑自己的

眼睛，眼前的所见已近乎是一种“冲击”和“震惊”。在我看来，2016年，对于Israel自己而言或许也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创作分界线。更直白一点，在这之前的她，更多地是用玻璃去表达自我，表现“真善美”，因而作品的呈现也都显得温柔、轻盈、美好；而在这之后，她想来获得了不同以往的勇气，让她敢于面对自我，面对主观或客观的世界，让她有勇气去用玻璃去讲述，去揭露、去怜悯苦难、世间，亦或人性的幽暗面。

脑门上布满了由黄铜及氧化钴制成，隐喻为电子线路的玻璃头骨“Future Archeology, 2016”；沉沦于明指毒品，暗喻社交媒体之中的半截手臂“Facing My Addiction, 2016”；被电子零件侵蚀的惨不忍睹的手腕手背“Side Effects, 2016”；一个看似腐化，又看似被风化的让人不忍心多看一眼的人头雕塑“Without Title, 2016”；一群让人隐隐感到不详的死灰色蝗虫“Swarm, 2017”……

当时的自己，在看着这些作品的时候，甚至有些怀疑，艺术家自己，是不是也正在经历或承受着什么痛苦？

在完成这篇手记的第一稿后，我将它发给了Israel。在马上就要迎来新展开幕的情况下，Israel还是很快地回复了我。她说她用谷歌翻译了这篇文章，那些转译过去的文字让她感到温暖。尤其让她深为感动的，是我理解了她现在之所以会创作这些让人“震惊”的作品，正是出于自己身为一名艺术家的温柔、关怀和良知——在她看来，我们社会的裂痕，正让所有人都感受着破碎般的苦痛。如果说“脱下我的外套/Taking my coat off”，是从一个私人的视角所讲述的故事；那么她在2016年之后所创作的作品，则更多地开始关注和影射她所生活的西方世界——一个她喜欢，但并不总是能够理解或认同的世界。Israel还表示，我的那个怀疑——关于“艺术家自己是不是也正在经历或承受着什么痛苦”的怀疑是正确的。在她看来，正是因为这种经历，才让她得以把情感融入作品，并让自己的艺术获得新生。

海兵 / 2018.11.12

右图 | Krista Israel, Future Archeology, 2016
Photo: Steven van Kooijk Photography





MARTIN JANECKY

1980 · 捷克 · martinjanecky.com

“

这一材料总是对我发起挑战。
而这正是我热爱玻璃的原因。

It always challenges me.
And that is what I love about glass.

”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Broken

破碎

by Depeche Mode

When you're falling

I will catch you

You don't have to fall that far

You can make it

I will be there

You were broken for the start

当你坠落时

我会接住你

你不会落到那么遥远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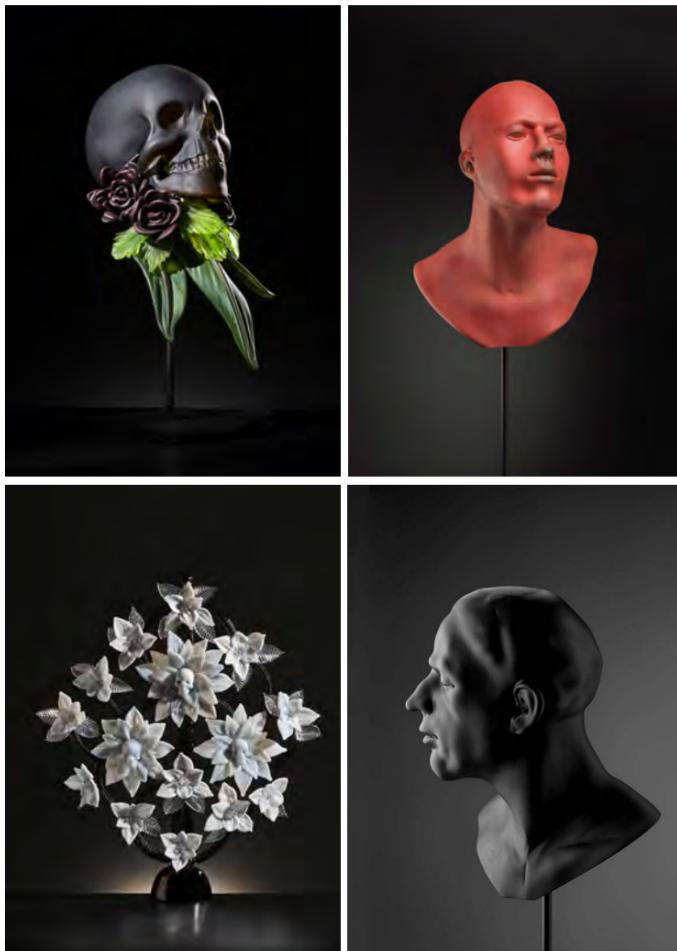
你会战胜它

我会陪着你

我们自一开始就是破碎一场



Martin Janecky, Hands, 2018, hand sculptured glass, height 42 cm
Photo: Gabriel Urbánek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SHARDS BRING GOOD LUCK?
碎片带来好运?

“心。
这是‘破碎’一词让我在第一时间联想到的东西。
而破碎，对玻璃而言，基本上意味着‘毁灭’。
我的确害怕‘破碎’，比如对着我的玻璃雕塑工作了一整天之后。
但另一方面，采访中你说许多语言中‘破碎’一词都同时指代物理层面的碎裂和情感层面的负面状态，其暗含的

终结意味让人沮丧焦虑，这并不全然。
事实上，在捷克人们常在玻璃制品打碎后说‘碎片带来好运’。因此就玻璃的‘破碎’而言，它在捷克文化里总是和积极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也许这会让你不那么沮丧。
在艺术创作领域，破碎的事物中会存有一种特定的美学意味，许多艺术家也以此作为创作概念。当然，给破碎的事物一次重生的机会而非抛弃，去再使

用和再回收这个概念在当今的消费社会变得至关重要。
你问我有什么同玻璃一样脆弱而易碎的事物。说实话，我想不到任何事物能和玻璃相比！玻璃是最为脆弱和难以处理的材料，但与此同时它又有着最美丽的特质。这一材料总是对我发起挑战。而这正是我热爱玻璃的原因。”
(编译/方晴)
Martin Janecky/ 2018.11.21

左上 | Martin Janecky, ROSIE EN LA CAJA, 2017, 43.2 x 20.3 x 30.5 cm, Photo: Russell Johnson
左下 | Martin Janecky, Tree of Life, 2017, height 49 cm, Photo: Russell Johnson
右上 | Martin Janecky, Portrait of a Woman, 2018, hand sculptured glass, height 40 cm, Photo: Gabriel Urbanek
右下 | Martin Janecky, Portrait of a Man, 2018, hand sculptured glass, height 38 cm, Photo: Gabriel Urbanek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当下的捷克理所当然地为其公认的玻璃工艺积淀感到自豪，然而在今天，抽象导向的玻璃艺术才被认为是自然、正常的。因此，当一位艺术家完全脱离这个框架时，就会让捷克的艺术评论家们有些摸不着头脑。Martin Janecky的表现性写实主义在捷克艺术领域是陌生的，这意味着它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及时、清晰的理解——似乎非抽象性的作品更应该被看作是手工艺，而非艺术。但是对于Janecky而言，精湛的手工艺作为一个跳板，让他最终赢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并且，还成为了玻璃艺术圈当之无愧的大红人。

Janecky出生于捷克，由于他的父母总是辗转在各个不同的玻璃工厂，他也只能随着父母“漂泊”于捷克的不同城市。他同玻璃的缘分也始于父亲的工厂——那时的他才只有13岁。Janecky常常会开玩笑说，自己从来都没有主动投怀于玻璃，仅仅是非常客观地，玻璃围绕在他的身边而已。在开始了同玻璃的缘分之后，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终止它，也从来不会去质疑这是为什么。玻璃，在Janecky还很小的时候便已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在从新博尔的玻璃学校毕业后，Janecky离开了工厂，开始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20岁时的他便已受雇于世界各地的顶尖艺术家和设计师团队，协助制作极具挑战性的作品。此外，Janecky还热心于在世界各地的学校、博物馆及工作室进行教学和表演，平均每年都会为超过600名学生提供指导和帮助。对他而言，教学工作并不是一种单向的输出，它同时也伴随着无止境的学习，是塑造和磨练个人审美的绝佳历练。

Janecky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能将各种栩栩如生

的现实主义形象——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从玻璃这种材料中“牵引”而出。而这得益于他从二十多年前便开始钻研，并以不可思议的娴熟手法掌握的“绝技”——热玻璃内塑成型技术。

所谓的热玻璃内塑成型技术，即在吹出一个基本的玻璃气泡后打开一个口子，并以不同的工具同时从气泡的内部和外部进行“任意”的塑形。这是一门门槛极高的技术，让Janecky的玻璃雕塑实现了惊人的细节。而且这种“现实”，绝不是固化、静止的，说得夸张一点，在盯着他的人像作品时，你或许能察觉到他们的细微情绪，甚至还会觉得，在下一秒钟，他们的表情就会发生变化。Janecky并不满足于简单地用玻璃去复制一个写实的雕像，而更希望能赋予他们以微妙的情感。简而言之，让作品更具有“人性”，就如同任何一个活在当下的我们一样。

至于是什么激励着Janecky如此努力地在拼搏在这条道路上，在Janecky自己看来，仅仅是因为“能做自己喜欢，并且有能力做的更好的事情”而已。玻璃是一种始终在流动着的材料，有着无限的可能，并且它在作为一种艺术媒介时还拥有着非常独特的特征——它会对人们发起的挑战作出回应，并屈服于充满激情、真正热爱着这种材料的创作者们。因此Janecky觉得，自己必须变得更加强大，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只有做到这一点才不至于在和玻璃的相处中败下阵来。最糟糕的时刻，莫过于当自己变得懒惰的时候——因此，他必须工作，工作，再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的保持进步的步伐，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海兵 / 2018.10.28



上图 | Martin Janecky, Pluma Mortal, 2017, 35 x 100 x 17.5 cm

RACHEL OWENS



1973 · 美国 · rachelowensart.org

“我绝对是个能共情的人，这部分地来源于我自己生命中体验到的苦楚。我对构建破碎之物的兴趣也来源于这些个人经历。然而我并不相信破碎是坏事或者好事，它只是一个调整，一个转变。而改变本身，才是人们真正害怕的事物。”

I am definitely an empathic person partly due to the pain I have experienced in my own life. My interest in building broken also comes from these personal experiences. However, I don't believe broken is a bad OR a good thing, it's just a shift - a change. And change is what is truly scary for people.

”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Fatima

法蒂玛

by K'naan



Is it true when they say all you need is just love?

What about those who I have loved?

Only to find that it's taken away

And why do they say that the children have rights to be free?

What about those who I've known

Whose memory still lives inside of me?

我不相信人们说只要有爱有可以

那么曾经我所爱的人呢

他们已经被战争带走

我不理解人们说孩子有自由的权力

那么那些我认识的孩子呢

他们的样貌我刻骨铭心



上图 | Rachel Owens, MOTHER, installation shot 1, 2017

*variable dimensions, all sculptures are broken glass, resin, steel with wood and mirror base

Photo: ZieherSmith Gallery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BUILT BROKEN

建构破碎

“当然，破碎可以是一件积极的事情。首先，破碎真的只是一种事物的状态，既非积极亦非消极，它是当物质或组织原则波动时发生的一时变化。尤其在社会政治环境的情况下，譬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仇外情绪，这些都是我们想要去打破的。破碎有许多的负面涵义和暴力，但重新建构的积极方面也在其中。将玻璃打破再拼回这一二分对立非常吸引我。这尖锐而闪烁的东西同时带来吸引力和抗拒感，而我对这一冲突非常感兴趣。‘建构破碎’是我在谈及我的项目时我喜欢用的语汇，这样其中的积极与消极都能反映出来。

一切要追溯到2000年，我刚搬到纽约的时候。那时住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工业区，每天我遛狗时，都会看到街道上满是野草和碎裂的啤酒瓶。它们看起来像一同聚集在了水泥地的裂缝里，以某种方式交流着。我想象它们融合后会怎样，然后就用碎瓶子做出植物的样子，称之为‘Love Children’。它们是我最初的玻璃作品。如今我的创作从一开始用玻璃碎片构建作品，扩展到了用树脂浇注它们。

我最近的项目‘破碎玻璃天花板上的另一人生/Life on the Other Side of a Cracked Glass Ceiling’直接探讨了破碎。它运用了打破玻璃天花板的比喻，但同时它直接作用于现实，借以真正

去打破玻璃天花板。这个项目的下一阶段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市，我将重新铸造玛丽·弗里曼家的前廊。玛丽和姐姐伊莱莎是一对在1848年便拥有了自己的房产的有色姐妹——她们可是在南北战争之前就争取了独立和权益，而那时候的美国女性甚至不能合法拥有自己的产业。她们作为一个唤作‘小利比里亚’的多族裔社群的护士长，成为了最早一批玻璃天花板的击破者，在大家使用这个玻璃天花板比喻之前！我希望把玛丽·弗里曼的先锋性带回今天的生活，通过在她们故居创造可以让参观者攀爬，举行表演和公开授课的雕塑平台，让历史和当下的时间折叠，重见历史上的先锋性。所以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希望既有由雕塑形式本身表达的打破玻璃天花板的隐喻，也有通过提供表演和授课平台这一实际行动带来的确实改变。

我认为所有女性都仍旧处在玻璃天花板之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女性在照顾家庭之外的身份在社会中是被低估的。进行艺术创作正是我‘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一种方式。而现在，当我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也是在打破玻璃天花板。如今生活在美国的我们正经历着一轮朝向政治保守的艰难摆动，而这并不有助于打破玻璃天花板，因此，坚持粉碎障碍变得更为重要！

我最喜欢的‘破碎’歌曲是索马里裔的加拿大

说唱歌手K'naan的‘Fatima’。它讲述了歌手在索马里被绑架的童年好友的故事。我对这首歌的喜爱源于它结合了政治层面和个人层面的双重心碎。我想我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破碎。当我们看到艺术里描绘的破碎时，可能会建立起一种对作品的共情。对艺术家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强有力的情感策略。

我绝对是个能共情的人，这部分地来源于我自己生命中体验到的苦楚。我对构建破碎之物的兴趣也来源于这些个人经历。然而我并不相信破碎是坏事或者好事，它只是一个调整，一个转变。而改变本身，才是人们真正害怕的事物。

我猜想我们所有人都会害怕‘破碎’，它可能也是我如此着迷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进程的部分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不断将破碎粘接回到一起，我也在面对事物分崩离析的恐惧。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感到恐惧，正如我之前所说，这真的只是一个状态的变化。而且，破碎的事物总能重接粘接回去，或是重新组合出一些不同的，更好的新事物。不论我们讨论的是系统，关系还是物体，我们都无需害怕变化。正是变化，让我们感受着自我生命的存在！”（编译/方晴）

Rachel Owens / 2018.11.01



左图 | Rachel Owens, Life on the Other Side of a Cracked Glass Ceiling, Mira Schor Teach-in, 2017
*48x48x24 inches, broken glass, resin, and scaffold. Photo: Charlotte Wolf
右图 | Rachel Owens, Life on the Other Side of a Cracked Glass Ceiling with Participants, 2017
*48x48x24 inches, broken glass, resin, and scaffold. Photo: Rachel Owens

左图 | Rachel Owens, Life on the Other Side of a Cracked Glass Ceiling detail, Mira Schor Teach-in, 2017
*48x48x24 inches, broken glass, resin, and scaffold. Photo: Rachel Owens



Photo: ZieherSmith Gallery



Photo: ZieherSmith Gallery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环境，无论社会环境还是自然环境，都是Rachel Owens始终关注的创作母题。作为一个主要活动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跨界艺术家，她的创作横跨实物、影像和行为艺术，与此同时，Owens尤其她的雕塑与装置而闻名。艺术家擅长打破不同材料和媒介的常规展现形式，并将材料和媒介同作品所处环境重新组合，给原本相冲突的材料和形式带来新的意义。

周边的环境常启发Owens的创作，并成为她的素材，比如市内的古木，路边的杂草，废弃的杂货。而玻璃，特别是废弃的碎玻璃，是Owens格外钟情的材料。这或许是源自玻璃和艺术家所关注议题的契合——大众消费与浪费，消费之下暗流的环境问题和社会矛盾——都在玻璃中有所体现。在Owens的玻璃作品中，盛在玻璃中的酒精，盛在玻璃中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瓶，和布鲁克林街头的碎玻璃，一同构成了玻璃这个材料中隐藏的暴力气质，带来一种既危险又迷人的效果。

Owens的玻璃作品大多从这一材料暗含的危险感出发，象征切实的社会问题。比如和破碎相关的“破碎玻璃天花板上的另一人生/Life on the Other Side of a Cracked Glass Ceiling”中，玻璃和其破碎的形态，可以分别视作对社会阶级压迫的具象化与抗争。在形式上，Owens用树脂把碎玻璃重新浇筑，创造出色彩鲜艳的雕塑或装置。

Owens的作品，不论是装置还是表演，在观念上都受到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教育家保罗·弗莱勒（Paulo Freire）的显著影响。弗莱勒的《受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书中的核心观点——教育不是单方面地灌输，而是平等地对话，共同探索知识，进而实现对被压迫者的启蒙与解放——直接影响了艺术家在社区剧场的行为艺术实践。

相对应地，“破碎玻璃天花板上的另一人生”这一艺术装置并非单方面地教导“平权”，而是“赋权”与所有人一个对话的平台，让人们都能站到象

征意义上“玻璃天花板之上”，对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Owens的作品的核心在于，使人透过艺术的媒介，彼此讨论，彼此启蒙，进而达到影响和改造我们所处环境的积极意义。迄今为止，在纽约中央公园里Owens的作品上，Mira Schor进行了关于女性主义的公开宣讲，Kelsey Brod进行了扮演伊万卡·特朗普的行为艺术，孩童们或站或蹲，所多人通过迈上Owens的艺术装置，参与实现了“傲然立于玻璃天花板之上”的意见表达。由此，这一艺术装置不再是一个作品的完成，而是成为了一系列艺术可能的剧场，一种乐观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对于行动的召唤。

Owens的玻璃作品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即在于此，它不满足止步于在艺术领域本身。Owens选择了和大众对话，直面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并且借由玻璃艺术来回应破碎之后的无限可能。

方晴 / 2018.11.11

左图 | Rachel Owens, Queens Giant #13, detail, 2017
右图 | Rachel Owens, Queens Giant #13, 2017
*broken glass, resin, steel, 92x33x29" inches

“

我相信，‘破碎’所蕴含的失败和冒险之意，正是能赋予我挑战的唯一机会，只有这样我才能有所收获，才能实现我想要达成的目标，才能在对自我设下的界限的突破中，成为我所希望成为的人。

I believe that failure and taking a risk as the meaning of 'BROKEN' are the only opportunity to offer me a challenge that I can learn and achieve what I can reach to, what I would like to be, and beyond my imagination.

”

RUI SASAKI



1984 · 日本 · rui-sasaki.com



Photo: N/A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Departures

启程者

by Globe

いつの日から細く長い道が始まる
出発の日はなぜか風が強くて
やさしさもわがままも温もりも寂しさも
思いやりも全てを全部あずけ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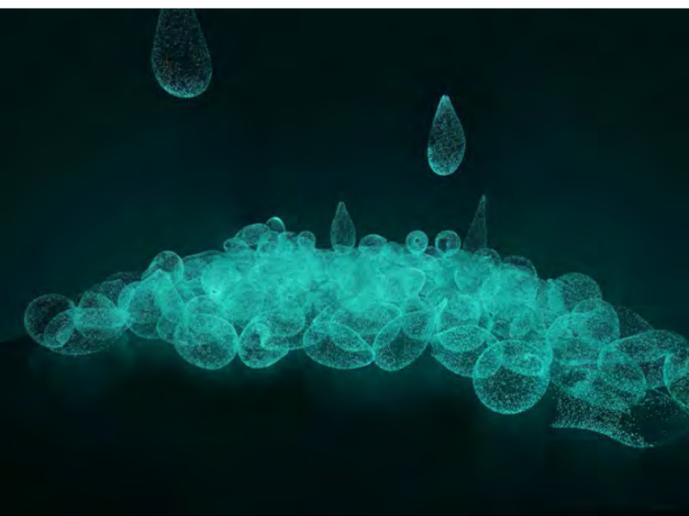
曾几何时开始了遥远的路程
出发的那天不知为何风很大
温柔任性温度寂寞纤细的心
全部的一切都寄托在风中



上图 | Rui Sasaki, Subtle Intimacy, 2013
*Material: Glass, ash (from plants and seaweed in Awashima), LEDs
Dimensions: 1800 x 1940 x 1980mm (as installation)



Photo: N/A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DOES AN ANT LIKE GLASS OR SUGAR?

蚂蚁是喜欢玻璃还是糖？

“提起‘破碎’这两个字，玻璃和冰肯定是第一时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事物。同时，我甚至还可以听到‘破碎’的声音——听觉，对我而言有着莫大的影响力，在我的记忆中，一旦想到‘破碎’，我似乎就能听到破碎的声音。”

一片破碎的玻璃，有时会像钻石一样闪烁着美丽的光芒，给我带来了玻璃作为一种艺术媒介的新灵感、新见解。同时，破碎中的玻璃也体现了它自身的本质，而基于不同的处境和视角，玻璃的破碎，也可能意味着危险、失败和绝望。

玻璃的确是易碎的，但有时它甚至比金属还要坚固。作为一种材料，玻璃仍然是未知和不可预测的。在和玻璃相处的过程中，我必须得绞尽脑汁地去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和保存这种材料，三思而后行，不然，它就会‘破碎’。

我的作品主题大多与‘破碎’无关，但‘破碎’的玻璃却经常会出现我的作品中。‘破碎’的玻璃作为一种情境，一个行为或者一件物件本身总是具有二元对立的性质，让我深为

着迷。比如，在我的一件名为“蚂蚁喜欢玻璃还是糖？/Does an Ant Like Glass or Sugar?”的作品中，破碎的玻璃碎片同时代表着危险和美丽；而在另一件名为“压碎的角/Forcing Corners”的作品中，用热熔玻璃从各个棱角压碎玻璃立方体的行为，在意味着破坏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棱角的新生。

至于如何看待和面对‘破碎’，在我看来，这得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理解‘破碎’的含义。当我在克服困难或修复某些事物的时候，我会将‘破碎’看作是积极的。但我不希望自己在经济、身体或精神上遭遇破碎。不过我也相信，‘破碎’所蕴含的失败和冒险之意，正是能赋予我挑战的唯一机会，只有这样我才能有所收获，才能实现我想要达成的目标，才能在自我设下的界限的突破中，成为我所希望成为的人。”（编译/海兵）

Rui Sasaki / 2018.11.08

左图 | Rui Sasaki, Liquid Sunshine, 2016
*Material: Phosphorescent crystal mixture, glass, solarium light, motion detector
Dimensions: 2300 x 5800 x 3100mm (as installation)

右图 | Rui Sasaki, Does an Ant Like Glass or Sugar?, 2008
*Material: Glass, sugar glass, 20 live ants, magnifying lens, light bulb
Dimensions: Variable (as installation)



Photo: N/A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作为一名来自日本的概念玻璃艺术家，Rui Sasaki近年来以自己空灵而超现实的作品在国际上声名远扬。Sasaki有着奇特的脑回路，她的脑海里总是会冒出一些微妙而又有趣的问题。比如：蚂蚁是喜欢玻璃还是糖？柔软、圆润的熔融玻璃能否和冰凉、坚硬的固态玻璃角力？行走在破碎的玻璃之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所谓的透明到底如何界定等等。可贵的是，疑问之后，她还会认真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将它们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由此，一个个耐人寻味的艺术项目便从中诞生了。

在“蚂蚁是喜欢玻璃还是糖？/Does an Ant Like Glass or Sugar?”这个项目中，Sasaki堆放了两堆“碎玻璃”：真实的玻璃之外，还有一堆是用作电影道具的“糖玻璃”。随后，她投放了20只蚂蚁，并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几乎只靠嗅觉行动的小家伙们，必然会被糖玻璃的香甜气息所吸引。然而让她惊讶的是，这20只蚂蚁竟然都义无反顾地爬向了真实的玻璃，并最终“牺牲”在了碎片的锋利边缘。这一不可思议的实验结果也抛出了又一个新的疑问：真正的玻璃，究竟是有着什么样的特质，能

让我们在没有视觉的情况下得以辨识？在十多年同玻璃共同走过的艺术实践中，Sasaki一直都专注于在“陌生的空间”中探索和发现微妙的亲密感，并思考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她认为，实体的房子仅仅是一种物质层面的庇护所，而身体和心理的空间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家”——它们是精神的重要“容器”，留存着时光和记忆；也是她唯一能感受到亲密的所在。2007年，在从日本横跨半个世界来到美国之后，她第一次体验到了一种失去时间、回忆以及家园的感觉。然而2012年，当她离开美国回到日本，久别重逢之后过于猛烈的逆向文化冲击，以及“陌生的熟悉感”，又让她对“故乡”这几个字萌生了质疑。她开始困惑，自己是如何失去对日本的亲密感的？所谓的亲密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感受亲密感最重要的因素又是什么？……正是这一切的疑问，引导着她持续地以艺术的方式进行探索和诠释。

“Uncanny”，意为怪怖，源自弗洛伊德于1919年创作的散文《Das Unheimliche》。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怪怖或许是真的，它只不过是一

种隐藏的、熟悉的东西，在经历了压抑后，又从压抑中浮现出来。”有人将“怪怖”阐述为某种带有古怪熟悉感的事物；也有人将“怪怖”理解为熟悉事物的陌生化。在Sasaki的创作中，“怪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帮助她从那些隐藏和遗忘的记忆中回忆起真实的记忆。在一个个不甚熟悉的怪怖空间里，她总是会去挑战已知与未知之间的鸿沟，并探索究竟是什么样的事物，会在我们难以描述的亲密关系之间划开了一道界限？

在Sasaki看来，家在身体和空间之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一种亲密和回忆的关系，但她不会让自己的余生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她喜欢旅行，对她而言，旅行并体验不同的自然、人文及美学，对于认识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微妙之处至关重要，也帮助着她拓展更为精致、细腻的艺术理念。“漫游”作为她作品的另一重要元素——让原本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而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体系，也帮助着她总能以一些崭新的视角和方式去理解自己的故乡——日本。

海兵 / 2018.11.08

右上图 | Rui Sasaki, Self-Container NO.1, 2015
*Work-in-Process
as Performance of th work of "Self-Container No.1"

SIBYLLE PERETTI



1964 · 德国 · sibylleperetti.com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以绝望告终，
要么将破碎视作苦尽甘来的一种美好承诺。
We have two choices, to end up in despair or to see
breakage as a promise for something better.”



Photo: Will Crocker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Fragile

脆弱

by Sting

For all those born beneath an angry star

Lest we forget how fragile we are

On and on the rain will fall

Like tears from a star, like tears from a star

On and on the rain will say

How fragile we are, how fragile we are

那些为愤怒所付出的代价

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

雨水一次次冲刷着大地

仿佛是星星在哭泣

雨水一次次向我们诉说

我们是多么的脆弱



上图 | Sibylle Peretti, Flight, 2014, Photo: Will Crocker
*34" h x 68" w x 1" d, carved, engraved, painted and silvered acrylic glass, paper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AN
IRREPLACEABLE
METAPHOR
FOR HUMAN MORTALITY
不可替代的死亡隐喻

“在我的作品中，我会在某些方面探讨我们同自然之间正在断裂和‘破碎’的关系。身为人类的我们，越是妄图想以我们所谓的文明成就取代自然，就越是会渴望获得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能力。我会在作品中描绘不同的风景，尝试去创造一个具有逃离和庇护功能的空间——在那里，我们得以重新与自然相连。

脆弱通常会唤起亲密感。当某些事物似乎破碎了——无论是一件物品，亦或一个灵魂，我们的恻隐与爱心都会让我们竭力去重组这些碎片。一切与终结相关的事物都会启发我们去创造永恒。

在大多数情况下，玻璃的‘破碎’会使其最终被抛入垃圾桶。但对我而言，这却意味着新的挑战——让破碎的玻璃变得比它完好无损时更加美好——并非仅仅是表面的美丽，而是将它转化成另一种能唤起感性意识的物品。

玻璃脆弱易碎的本质引导着我将它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媒介。在我看来，玻璃的这种特质等同于生命的无价与无常。我经常会用玻璃的脆弱去指代人类自身存在的短暂。玻璃有着不可预知的宿命，也正因此，它是人类死亡不可替代的一种隐喻。

在我玻璃艺术生涯的前期，我的确会以真实的玻璃碎片去创造最终的作品，并在这一过程中，把玻璃的物理脆弱性推向极致。那时，我会用各种丝线缝合破碎的玻璃断片，并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层新的玻璃，旨在凸显人类存在的短暂。在近期的作品中，有一件名为‘融化/Thaw’的雕塑，这件作品作为一个例子，很好地表达了‘破碎’在多个层面上的不同隐喻。雕塑所用白色玻璃有如白雪，传递着一种即将融化、消逝的危险感，就如同两个雕塑人物之间的脆弱联系。

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人，能在事物破碎之际坦然自若——我们都会感到恐惧。破碎就好比失去了稳定和熟悉感。面对破碎，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以绝望告终，要么将破碎视作苦尽甘来的一种美好承诺。”（编译/海兵）

Sibylle Peretti / 2018.11.10



左图 | Sibylle Peretti, "Thaw", 2016, "kiln cast and hot sculpted glass. 作品展出于上海玻璃博物馆



Photo: Will Crocker

上图 | Sibylle Peretti, "Urban Fixes", 2016
*9"h x 18"w x 19"d, kiln cast glass, pigments, crystal inlay
上图 | Sibylle Peretti, "Pearl River", 2018
*48" x 70" x 11" carved, engraved, painted and silvered acrylic glass, paper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在一块用玻璃打造而成的平面“画板”上，来自德国的女性艺术家Sibylle Peretti结合风景与叙事，以自己的温柔笔触，将孩子、珍珠及野生动物等元素编织在一起，打造了一个个唯美但又令人感到不安的抒情故事。当我们将视线投向其中事，我们仿佛走入了一个冷色调的梦境，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片或盛开或正在凋零的花朵、一串串幽幽地折射着光芒的珍珠、或形单影只或成群结队的飞禽走兽，以及Peretti代表性的——孩子们若有所思的安静身影……策展人Sabine Runde在描述Peretti的作品时，曾如此说道：“她将想象与现实交织，创作了一件件仿佛童话般的作品。面对她的作品中，我们会慢慢地、无情地陷入一个情感的漩涡。这些作品有着纯粹而又浪漫的人文关怀，用以表达自然，表达愿望，表达期冀与渴望。”

“温柔的压抑，微妙的治愈感”是Peretti的作品所呈现、极具辨识性的艺术特征之一。Peretti善于利用每一个细节的象征价值与情感表达力，比如，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常常会看到“珍珠”这一元素。纵观历史，珍珠一直被视作诸神送给大地的礼物，被人类图腾般地崇拜着。而对Peretti而言，这一珍贵的存在，除了珠宝之外，更是“希望、治愈和决心”，它们既诱人又美丽，象征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在她的最新展览——“这是一个如此美好的承诺/It was such a beautiful Promise”中，动物和孩子被安置在同一田园诗歌般的风景中，他们分享着寻找和收集珍珠的愿望——此刻的珍珠，除了它所代表的生存、纯洁，及美好的承诺外，更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共生共存的象征。

珍珠和野生动物之外，在Peretti的作品中，儿童，一直都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存在。她总会通过孩子的形象，去探索童真与经验、脆弱与力量之间的边界，并希望能以孩子的纯真，去唤醒我们强大的人性意识，唤醒我们保护和拯救自己的本能。Peretti创作了一系列以孩子为主题的人像雕塑，他们多以给人平静之感的半透明或乳白色玻璃打造。人像和人像之间，常常还会被一缕缕闪闪发光的纤细游丝所牵系。仿佛，他们正进行着一场没有语言的亲密对话——这是一种更接近于自然的对话方式，向周围传递着一种神秘之感。这种摸不着猜不透的亲密感，也激发了作为观者的我们最深层的想象力，让我们思考这样的交流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建立起类似的纽带。

作为土生土长的德国巴伐利亚人，Peretti的作品反映了这个国家古老的自然神秘主义遗产，以及她自身复杂的自然观。玻璃，对Peretti而言一直都是连接一切的“魔法物质”，帮助她实现了一个个童话般的镜头，让她得以引领观众进入到自己所打造的、一个个拥有神秘和奇迹的梦境，去思索自身与自然、与世界的联系。在她那梦幻般的艺术作品中，儿童和野生动物都被视为一种成人世界所必须尊重的天真智慧。这里弥漫着一种梦一般的寂静，在这里，人们可以反省，也可以感知任何事情的发生。在想象的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

海兵 / 2018.11.06

“ 停止思考、无视可能性，
以及放弃进步——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警惕和害怕的。
我总会努力地让自己明白：所谓的‘破碎’，
终究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状态变化。

Stop thinking, ignore the possibility and give up progress
are alarming and frightening.
I always try to make myself understand that the so-called
'BROKEN' is merely a temporary change of state.

”

TAISUKE MOHRI



1983 · 日本 · taisukemohri.com



Photo: Taisuke Mohri

SONG FROM THE ARTIST

艺术家的“破碎”之歌

Autumn Leaves
秋之落叶

by Gonzalo Rubalcaba



上图 | Taisuke Mohri, The Mirror 3, 2017
*pencil on paper, 95.3×77.1cm



ARTIST'S WORDS

艺术家说

MYSELF IN A DIFFERENT DIMENSION

异次元中的自我

“在我小的时候，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那时还只有四岁的我，曾亲眼目睹了从出生之后就一直居住的‘家’——在自己的面前被摧毁的整个过程。其实，这不过是家里为了重建房子所做的前期工作。但那时的我并不能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只是无助地，在看到起重机粗暴地砸向墙壁、窗户，以及房屋柱子时大哭大叫了起来。

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一直存在在那里的家，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是给予绝对的安心感、并且似乎坚不可摧的存在。因此，或许听上去有些夸张，当时的自己在面对那一切时，真的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那时的感觉，即便是在已经过去了30年之久的现在，也依旧记忆犹新。

虽然我也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断定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但在这之后，自己的确是循环往复地开始起了一个听上去或许会让人有些抵触的游戏：制作一件东西，然后再将它破坏。一开始，我会抓起一把泥巴，耐心地捏起一个小球或人偶，完成之后便把它们砸向地面。随后，一边看着脚下的残片，一边又开始制作起新的东西，然后再一次重复‘砸坏’的步骤。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破坏的对象也开始由最初的泥塑变成了模型之类的现成物件。那时我还会把损坏的部件和另一件完全不同的模型搭配在一起，制作了一件有着奇怪的‘错位’和‘不匹配’感的物件。

在我看来，‘破碎’两个字，比起‘破碎’的对象本身，更受到我们的视角或思考方式的极大影响。如果对象本身发生的某种变化，的确是让我们对这一对象的兴趣丧失殆尽了的话，那么将其理解为消极意义的‘破碎’或许也不为过。

但是，如果我们能依旧对其秉持兴趣，并以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的话，所谓的‘破碎’，也许会诞生出全新的可能，它们可能是改善，可能是拓展，也可能是异化。

身为一名画家的我，曾多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拿起一支笔，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用无数道线条勾勒起一幅作品时，总会有那么几笔，会被自己判定为‘失败’的线条。但事实上，在某一个节点，当它们和其它的线条相遇相连时，反而会实现一种对画面的整体和谐不可或缺的平衡感。

关于画画，我曾探寻过如何避免‘那喀索斯式’悲剧，陷入顾影自怜的自恋之中。在我看来，回避的方法应该是同水面另一侧的世界相连。此外，在面对破碎的镜子时，我会觉得镜子之中的自己仿佛存在于不同于自己的另一个次元——镜子，实在是一种很会主张自身物质存在感的事物。在这之后，慢慢地，我便开始思考起如何将玻璃的裂纹作为一种媒介融入到自己的画作中。

一般而言，玻璃，在破碎的时候总是会伴随着一定的背景：为什么会破碎？发生在什么时候？谁干的？如何碎的？……人们总是会对这些疑问投以关注和思考，并在脑海中想象着‘正确’的答案。然而归根到底，这一切都是已同当下擦肩而过的‘过去’。而这永远无法被再次捕捉的过去，总会在旁观者的心中撬开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

有人曾说：‘玻璃，作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材料，总能展示事物破裂的另一种可能性：从它们破碎的状态中，会破茧而出比以前更强大、更美丽的东西，’我很认同这样的观点。我的‘破碎肖像/The Cracked Portrait’或‘Zip’系列作品，事实上就已经把观众‘欣赏’这一行为，以及‘认知’这一过程给‘打碎’了。对于覆盖在画作表面的玻璃，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只会从物质的层面把它看作一种保护层，而绝不会将其视作画本身；还有很多时候，因为觉得有些碍眼，它们更会被我们选择性地无视掉。

但是在我的作品中，紧贴在画作表面的玻璃遍布着破碎的痕迹，这些破碎的印记同画作超写实的部分，以及那有如模糊的噪音般虚化的部分结合在一起，侵入了画作最核心的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欣赏者原本惯性的认知方式将受到挑战，并徘徊在三维、绘画的三维，以及二维之间的悬空状态，画作本身的印象也将变得难以琢磨。

我非常喜欢钢琴音乐家Gonzalo Rubalcaba收录于专辑《Images》中的一首曲子：《Autumn Leaves》。Gonzalo有着登峰造极的钢琴演奏技巧，他演奏的这首曲子，简直是一场反复无常的暴风雨，涌动着时而轻盈，时而猛烈的音符，让我为之折服。

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我的精神就有如刚刚站立的不倒翁，一边摇晃着身体，一边努力寻找着稳定的中心。在10分钟左右的曲子结束的时候，我会感到仿佛有那么一根中轴线，穿透了自己的身心。因此欣赏这首曲子，对我而言几乎是一种冥想般的体验——在觉得自己的意识开始弥漫开来的时候，我会关掉所有的电灯，在一片黑暗中闭上双眼，将所有的精神集中于从耳机流泻而出的音符，以及——自我本身。

对我而言，在同艺术相对峙的时候，直面自己，感受自己，倾听自己，同自己对话……这一切同样至关重要，它们和我的艺术创作紧密相连。

最后，在这之前也已有所谈及，‘破碎’两个字究竟是否会成为让我们恐惧的存在，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的视角和思考方式本身。停止思考、无视可能性，以及放弃进步——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警惕和害怕的。我总会努力地让自己明白：所谓的‘破碎’，终究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状态变化。”（编译/海兵）

毛利太佑 / 2018.11.04

左图 | Taisuke Mohri, Zip7 (detail), 2017.
*pencil on paper, glass, 95.3 × 70cm

EDITOR'S NOTE

编者手记

美人娉婷，皮肤细腻，眼神清澈，精雕细琢之中，日本著名精微素描画家毛利太佑笔下的画作无疑是精致而细腻的。一幅幅清秀雅富有深意的绘画作品，背后是越过层层铅灰深埋在底的一个超写实画家的匠人精神。

毛利太佑以写实绘画而闻名，但其作品并非局限于笔法技艺的卖弄，而是融入了他自己的设计思维，形成了独特的超现实素描风格。

超现实素描风格总被认为是可以被摄影替代的，其实不然。素描更加擅长体现作者的思考与情感，如果一张超现实的画作和上百张摄影作品放在一起没被认出，那么这张画作既是成功的，也是失败的。说成功，是因为它的表现力已经能和摄影作品并肩；而所谓的失败，则在于它没有凸显素描这种艺术形式用以表现作者想法的意义。不过毛利太佑很好地处理了我们与“艺术虚构的表象”之间的有趣关系，也就是说，重新画出我们的主观性。我想，在他的画笔下，石素描人像不仅仅是一件冰冷的作品，而是有着一个真实人物的真情实感。

2012年，毛利太佑对“镜子”这一平凡的存在有了新的审视。从来都没有停下探索脚步的他，开始尝试将镜子与人像结合。“破碎肖像/The Cracked Portrait”是他的一幅将镜子与人像结合的作品，破碎的裂痕覆盖在栩栩如生的人物皮肤上，极具美感却又支离破碎，仿佛是画中人即将破镜而出来到你的身边，又仿佛下一秒就会有镜子的碎片掉落在你的脚边，发出清脆的碎裂声……仔细观察，破碎的镜面好像还带有一层薄薄的、朦胧的呼吸感，镜子的裂痕如同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一边是精致细腻，一边是模糊流逝，忽实忽虚，矛盾冲突就在一线之间。



Photo: Taisuke Mohri



Photo: Taisuke Mohri

不久，毛利太佑的“玫瑰/Rose”系列面世，这个系列不同以往他对人像的处理，以正方形构图的这一系列有一种相对狭窄的视觉特点，以便抓住视觉中心。玫瑰花热烈而张扬，细致的花瓣描绘了娇艳动人之感，而突然的“裂痕”好似玫瑰的挣扎和焦灼，仿佛下一秒就要在“破碎”中痛苦尖叫。“玫瑰/Rose”系列也不似其他人像作品“镜子裂痕”较多，而是以干脆利落的一道“裂痕”表现画面的冲突感，整体和谐而又充满斗争，令人扼腕。

镜子之间的空间是迷人而又危险的。“破碎”带给毛利新的启迪和思考——破而后立。这是毛利的新的尝试，通过不断的学习、研究和试验，结合超现实素描的精致平和与碎镜的尖锐冲突，从而实现新的立意，并再现我们眼前的现实。

沁婷 / 2018.11.10

左图 | Taisuke Mohri, The Cracked Portrait 5, 2014, *pencil on paper, glass, 95.2 × 69.4cm
右图 | Taisuke Mohri, The Cracked Portrait 7, 2015, *pencil on paper, glass, 68.4 × 53.4cm

右上图 | Taisuke Mohri, Rose 4, 2015, *pencil on paper, glass, 31.4 × 31.4cm

CHAPTER I Epilogue

篇一 结语

为了这一期全部围绕“破碎”为展开的杂志，在前期的调研中，我们一共整理了三十位有可能与本次专题有所联结的艺术家信息。随后，又从中选择了十七位，并正式发出了采访邀请。坦白说，在编辑了一封封长长的邮件，并几经检查、确保没有低级错误后才点下发送键的自己，心里其实是很没有底的。毕竟，要忙创作、忙展览、忙合作的艺术家们，时间都很宝贵，人家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为了一本有点像独立杂志的博物馆出版物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

那一阵儿，回家除了撸猫，我似乎失去了一切个人生活的兴致。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带着忐忑和期待点开邮箱，看有没有出现新的小红点点，看有谁回复了，又说了些什么。欣慰的是，这十七位艺术家，除了有一位老师明确表示“我有话说但我没时间”、有两位老师在邮件发出后便

石沉大海之外，其余的十四位艺术家，都陆续地回复了邮件，告知他们乐意参与此次项目。

感谢艺术家们塞来的一颗颗强力定心丸，看着Excel表格上一个个标绿的格子，天知道我有多爱他们。也正因为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才有了这期杂志最宝贵的内容——十四篇视角各异，并且让人深受启发的“艺术家说”。

再一次地，对参与并支持此次项目的 Alison Lowry、Andrew Erdos、Anna Mlasowsky、Baptiste Debombourg、Bing Wright、John Kiley、Kim Harty、Krista Israel、Martin Janecky、Rachel Owens、Rui Sasaki、Sibylle Peretti、Taisuke Mohri、Josepha Gasch-Muche 表示由衷的敬意与感谢。（TEXTS/海兵）

II

拥抱破碎 EMBRACING BROKEN

CHAPTER II Preface

篇二 前言

提到破碎，我们脑海里可能会浮现不少负面的画面：暴力、坠落、灾难、伤害、分裂、终结……

当遭遇破碎，我们也可能产生很多消极的情绪：恐惧、绝望、不舍、沮丧、悔恨、痛苦、愤怒……甚至会陷入备受折磨的状态：麻木、苦闷、封闭、不知所措……

当然，破碎——并不一定是消极的，它也可以拥有积极的内涵：粉碎禁忌、冲破枷锁、突破过去……哪怕是原本并不那么积极的破碎，也有可能标志着新的希望和开端，并成为值得纪念和庆祝的转折点。

专题的第二篇章，我们邀请了八位朋友，其中有六位都是那些在微信朋友圈中默默关注了很久，但事实上素未谋面的陌生“朋友们”。我们一起畅谈各自对于破碎的理解，讲述各自有关破碎的经历，以及，分享一首对自己而言有着特殊意义的歌曲——原本并没有什么交集的彼此，此时却因为一个“破碎”的话题，仿佛有了某种特殊的“联结”。

在专题的第一篇章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四位艺术家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各自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构筑、化解破碎的不同方法；那么并非是艺术家的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同破碎相对，同自己和解？



A
天津

破碎可以是死亡
也可以是尊严的新生
Broken can be the end,
but can also be a new start



Death With Dignity
尊严之死
by Sufjan Stevens



Traveling0806
上海

破碎，遇见崭新的自己
To break and discover
your true self



Stay with me
与我相随
by Sam Smith



你好，很意外收到这封以“破碎”为主题的邀请函。和陌生的朋友分享故事不免有些尴尬，就说些琐屑吧，若对你们的展览有些许帮助也是好的。

经年，童年的伤痛、亲情的疏离、伴侣的欺骗、挚友的反叛以及揪心的疾病，不同时空的痛皆尝过后，那个长久伪装快意潇洒的“我”彻底地破碎了，每一片都把容颜和心肝割成瓦砾。记忆、意识被风化吹散又混乱交织，焦虑与抑郁是地狱与炼狱的和鸣。感谢人类的求生意志抑或本能，在最幽暗的深渊里，微茫的光依旧能照耀到黯然的残碎瓦片。一出戏、一首歌、一家人，即使只是温暖的旋律，也仿佛上天的悲悯，疤似悄悄开始愈合。

这首歌来自美剧《This is us》
I long to be near you
but every road leads to an end
破碎可以是死亡，也可以是尊严的新生。

Again I lost my strength completely	再一次我完完全全失去了勇气 噢，留在我身边
Oh, be near me tired old mare	不断折磨我的梦魇

破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心碎。2015年，英国歌手Sam Smith凭借首张专辑，成为了第57届格莱美的最大赢家，当时看着荧幕里胖胖的男孩，腼腆地说道：“如果没有那个让我心碎的男孩，就不会有这张专辑。”

这些话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前任。9年前来上海，是和前任一起考研过来的，但是我们没能坚持到最后，在考试前的一段时间就已经吵吵闹闹了很久，原因是他嫌我不够好。分手是在来上海4个月后的第一个冬天，我记得当时一个人坐在校园里的长凳上，看着驼色的夕阳和天空发呆，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心碎。

时光飞逝，就在前几天，我在前任写的公众号里看见他说自己恋爱了，公众号也开始接广告了，而我也打算辞去现在的工作，重新开始。有一点替他高兴，也不再对旧事耿耿于怀，时间真的会抹平一切，心碎带来了成长，也遇见了崭新的自己。

Stay with me Cos you're All I need	请与我同在 因为你就是我所需要的全部
---------------------------------------	-----------------------



南君
上海

悬在半空的自己
Hanging in Mid-Air



Solari
by 坂本龙一



Nicole
上海

在为你努力的路上丢了你
It's all for you to move forward.
I, however, lost you on the way



City Of Stars
爱乐之城
by Ryan Gosling & Emma Stone

朋友让我为一个有关“破碎”的展览，分享一段私人的故事和一首歌。内心调侃，不要太容易呢。好像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在“摇摇欲碎”啊哈哈。要不停奔跑才能让自己留在原地，这个“原地”却是悬在半空，还有种随时将被高速运转的城市压碎的感觉。（不是害怕被人碾压，也不是需要不停学习的焦虑感）

旧的规则不停被推翻，新的规则不停变成旧的规则，新的世界便如此一点一点在迭代中集成。世界如此，自我也是如此。我不是讨厌改变的人，相反，我很喜欢变化。可变化的过程令人痛苦，它是持续的破碎，并使我消极地忍耐。在忍耐中失去宇宙感，我又悬在了半空，随时都要碎裂。

这时候的自我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强迫症患者的内心折磨，没有任何意义。直到，直到它爬出洞穴，见到第一丝光。

最近一次听到落泪的音乐是《City of Stars》，来自电影《爱乐之城》的原声，确切地说，是被整部电影营造的温柔与美好恰好击中。整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为你努力的路上丢了你”的故事，并无太多特别之处。但生活就是一个不断追逐梦想的旅程，在某个时间点上，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他们一起成长，相互鼓励，有美好，有痛苦，有成长，有遗憾，这就是人生。电影上映的那段时间，刚好自己也处于电影情节中的某个阶段：一直独自在异地打拼，一度也不敢面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也曾遇到了那个想与之过完一生的人，却又不能免俗地在现实中妥协……这首歌的演唱者Ryan Gosling和Emma Stone并不是专业歌手，在他们并不严肃、甚至稍有走调、但情绪饱满得刚刚好的对唱中，投射了我太多的情感。这首歌的后劲很大，以至于后来每一次听起，第一个音符响起的一瞬间，所有的情绪全都涌上来。

“假如一切重来，我会在第一次见面吻你，推掉工作来看你的第一次表演；我会辞掉工作，跟随你到巴黎，巴黎也有好的爵士乐；我们会有美好家庭，在孩子丢给保姆的夜晚，开车带你进去吃饭，然后一起走进酒吧，听别人弹奏我作的曲子。”

影片最后那段蒙太奇在诉说着“what if”的假命题，男女主角片尾的相视一笑包含了太多东西，仿佛那一眼我已与你过完这曲调明朗温暖的一生。

Here's to the ones who dream.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星光之城啊 你是否只愿为我闪耀 星光之城啊 世间有太多不可明了 谁又能明了
--	---



龙飞飞
武汉

我在破碎的镜中，
看向戴着破碎面具的自己

Look at myself who wearing
a broken mask in a broken mirror



Young And Beautiful
年轻与美丽
by Lana Del Rey



Judy
东莞

真好啊，我又可以重新开始
It's great to start again



Littlest Things
点点滴滴
by Lily Allen



接到一个在博物馆的朋友的邀约，探讨关于破碎主题，两天了还没回复。我是没啥破碎的，之前胳膊摔碎了算不算？大病一场看透滚滚红尘算不算？我觉得我已经碎成渣渣了吧……

吃坏了肚子的时候就觉得很委屈，好不容易吃多点长的肉，也是一朝便瘦了回去。蹲在厕所刷着朋友圈，朋友去参加生日聚会不知道受了啥委屈，也是一阵要脸何用的感慨。

这时候我就很愤愤了，谁还是开着美颜混朋友圈，谁还不是厚着脸皮混社会，谁还不是碎成了渣渣继续强颜欢笑混这鬼样的人间。

我的话会选择把破碎的玻璃融接成一副面具，再通过面具望向前方破碎的镜子，看向戴着破碎面具的自己……

身体健康好好生活，脸可以不要，饭不能不吃，我确实是肚子饿了。
这首歌来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插曲，盖茨比就是浮华与现实的极端例子。

when I got nothing but my aching soul 当我所剩的只是受伤灵魂
I know you will, I know you will 我知道你会我知道你会
I know that you will 我知道你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你还会爱我吗

物品的破碎直观可见，情感的破碎却是触手可及又遥不可及。于我来说，感情是破碎的本质。生活有自己隐喻，我要沉下心，认真观察和聆听，拨开迷雾，就会逐渐摸清事情发展的轨迹、事物的纹路，出口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但破碎的隐喻又是什么呢。我不断地读书，念诗，看电影，听音乐。后来在夜深人静的夜里，在反复循环着同一首歌时开始领悟到，重新开始便是隐喻。

以前总想着，物品也好，感情也好，破碎了就不要了，裂痕的出现就意味着破碎的开端，结局总在意料之中。我在Lily Allen的《Littlest Things》中反复经历感情的破碎、重组，最后开始直视自我——虽然我不能改变破碎的终极结局，但我能让相关联的一切重新开始。

想起在上海东方明珠的观光层，站在悬空的观光廊上看着外面鳞次栉比的大楼，满脑都是“Dreams of me and you. It seems, It seems. That I can't shake those memories.”看起来坚固的楼，我没有能力撼动。实际上，比大楼更难撼动的，是人心。

看的见伤口可以修补，可破碎的心却是煎熬。它会以自己跳动的节奏来告诉你，“你没事，只是会一直痛。”我能做的不过是，哪怕是情深义重也不要回头。

撼动不了的人心，撼动不了的记忆，如今也不想再坚持，我只要把玻璃碎片般的心打破就好。我有我敏感的能力，但这样的敏感是为了有过的感受力，而非一碰即碎的心。

在另一个失眠的深夜，我播着歌，在厨房里倒水，却不小心把玻璃杯打碎了。没有过多对物的惋惜，心想的是，真好啊，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



崩子·康造
玉树

我亦在破碎的影像中捍卫记忆

I also guard my memories
in the broken imagery

明镜已破碎
在黑夜的深暗中
我们必须在破晓之前
将其完整地再现
现在恶寒的雪山之顶
用破碎不完整的镜片
将黎明的残光
照向古旧幽深的暗谷
在更黑的黑暗到来之前
照亮幽谷中低头的人们
by 崩子·康造

如同伊戈尔·克鲁托伊的《Sad Angel》，在平行的世界中，处处都上演着不完美，又无法汇到一处，也许这正是这个世界的魅力所在。每个人都是破碎的演奏者，演绎着自己的破碎故事。

几十年后，几个小孩拿出铅笔，看着我给他们的几张照片画下照片之中的旧居，破碎的画面不断重复。打小，从我记事时起，它就开始为我遮风挡雨，陪伴我的是那段最开心的童年。这栋房子是见证、记忆，更是英雄。那时的父母正值壮年，他俩亲手建起我童年的居所，垂暮之年我不曾想过它的宿命是如此..即便……

前几日，与父亲通电话，父亲说道，“昨天，清理了以前的旧衣物，看到你小时候穿过的一双旧靴时，不禁鼻头一酸，人好奇怪呀！”听到这句话的我亦心头一颤，平日父亲少言少语，更别说袒露感情了。此时，我才发现他们可能真的开始变老了，就像这栋房子一样都走向了垂暮之年，只是这栋房子的离开更快了一些，变成了一堆破碎的瓦砾！

只能说房子的离开只是一个引子，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这一代人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它的存在，让人们记忆起自己民族的特性。一些只能在一个硕大的“英雄”建筑中进行的民俗活动会继续保存流传下去，这也是清一色的高楼大厦无法承担的事实。一个群体浩如烟海的民俗，在清一色的景观之中是否能够记住一些集体的记忆，将残存的明镜完整地再现？



Sad Angel
忧伤天使
by Igor Krutoy





Pr
布里斯班

最终我们都要学会拥抱破碎

We have to learn to embrace
the broken eventually

去年夏天Ella来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刚好结束了一段短暂的恋爱。那是我近三年的时间里唯一一段正经的感情经历，突如其来的终点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当时的学业压力也很大，为了交一份大作业，连续两个月没怎么睡好觉，时常在学校对着电脑忙碌到凌晨。说决定分开的那天，我几乎变身成站在桥上的陆依萍，一边大叫“我要去找我的刺”一边跳进河里，情绪大崩溃。

那时的生活状态毫无疑问是“破碎”的。我想要找回一些东西，我开始抽烟，比之前更无节制地喝酒，试过去夜店通宵，也试过去另一个城市散心。做这些事似乎解决了一些问题，却总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为一个仅相识几个月的男人把自己弄得一团糟毫无疑问是不妥当的，可这件事就像触发了某个开关，或许在遇见他之前这些问题就已经存在，但他的离开让我不得不面对这些我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演唱会那天我没有去得特别早，进入场地时舞台前方已经挤满了人。观众大多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好看的男孩和女孩们手里拿着酒精饮料，大声说笑。

这是一场很私人化的演出。在演唱《Liability》前，Ella开玩笑地说：接下来到了要哭的时候了哦。她坐下，合着轻柔的琴声，开始和我们分享有关这首歌，这张专辑的故事。她说到自己的感情，说到创作音乐，说到这一切有多么不可思议——我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素不相识的人，被一首歌、一段旋律联系在一起。接着她开始演唱，我看到身旁有人在哭。

那天回家的公车并不拥挤，坐在靠窗的位置，听着歌回味晚上的演出，回想之前发生的种种。在那两周的时间里我一直试着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自己，我以为是失恋让自己变得“破碎”，但那天晚上我突然明白，或许“破碎”就是生活原本的模样，我们最终都要学会拥抱它。如今半年过去了，我还时常听这首歌，也时常会感同身受到很情绪化，但在某种意义上，我想我找到了和自己妥协的办法。

Baby really hurt me

亲爱的你真的伤我至深

Crying in the taxi

留我在的士里饮泪哭泣

He don't wanna know me

他已不愿再了解我更深

Says he made the big mistake

他说他最大的错误便是

of dancing in my storm

在我狂怒飓风中迎风舞蹈



Liability
责任
by Lorde



CHAPTER II Epilogue

篇二 结语

如您所见，破碎，绝不仅仅是限于玻璃这样、于物质层面某种解体，它更是一个无孔不入的存在：情感、家庭、健康、梦想……所有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恐惧、黑暗、消极、痛苦……又或者，能让人们在“打破”之后有所成长和进步的事件或经历，都有可能是关于“破碎”的个人体验。

而在BRKN这一展览中，这次的我们也希望换一种视角，在对破碎的开放诠释中，和更多人的真实经历、真实情感有所联结；也希望展览能给更多的人带来信念和勇气，帮助他们在面对自我和世界的残缺与不安时，能够更加坚强面对。

Alex和我说：“做这个主题的‘树洞’，应

该需要消耗很大的内在能量吧？也猜到了你能给陌生人发出这么长这么‘私密’的话题邀请，应该是付出了很大的勇气。但你做到了，这是正向的破茧而出。”

突然觉得，有再多的破碎又如何，我们已经足够的幸运。就如同阿八所说的，我们至少都还幸存着，再幸运一点，我们或许还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通过种种奇妙的缘分，我们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有趣的朋友——或许我们素未谋面，或许我们相隔千里，但我们总能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关注和支持彼此。

前路再为艰险，“最终我们都能学会拥抱破碎。”（TEXTS/海兵）



装置作品《玻璃之心》

AFTERWORDS

后记

—

在朋友圈里，我曾记录过这么一段文字：

“和着衣服躺在床上睡着了，挣扎了好几次，才得以从睡梦中醒来。在以正常的姿势入睡前，又来了兴致戴上了耳机缓冲下大脑，突然想到了下期杂志的专题，想着‘再给我一个假期时间好好想想…’清醒与混沌的夹缝间，脑袋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呼之欲出的想法，希望能在下一期的杂志去实现。感到高兴，在这个非常规的时间冒个泡。”

在构思着这期杂志后记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这段话，但实在是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隐约觉得应该是2017年上半年。一翻朋友圈，不可思议，竟然是2016年12月8日的凌晨三点零六分。之所以会感到诧异，是因为这个时间其实刚刚完成杂志的第三期，同时，自己也在兴致勃勃地准备着十天之后的第三趟西藏之行。如今的我，的确是有点搞不明白那时的自己，为何会这么早地就开始想起了下一期杂志的事情。

虽然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是挺敬业的样子，不过残念的是，一直到了2017年年中、自己半路从博物馆“出走”之际，那早早就已开始“构思”的所谓第四期杂志，其实都还没有正式启动。而这担子事，后来自然是撘在了别的同事身上。

老实说，在每一年的工作中，杂志这玩意儿，是最让自己感到棘手的。而每次感叹这个，又不免吐槽起三四年前的自己——何苦给自己挖下了这么一个坑。

二

时间过得飞快。在即将到来的2019年，上海玻璃博物馆又将迎来自己的八周岁生日，而这本始于2015年年初，创刊于2015年7月的杂志，如今也迎来了它的第五期。

再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不久就将告别的2018年。2018年，作为上海玻璃博物馆开馆的“第七年”——一个在各种语境下都显得有些特殊的时间点，我们也拿出了不同以往的勇气，呈现了一个以“破碎”为内核，名为“BRKN”的展览。对于这个展览，半年前的我们，聚焦的更多的可能是它的形式和呈现；而如今，我们更好奇的，则已转移至“破碎”这两个字的内涵、外延及其可能。对于这个展览，现在的我们也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加以解读。

从积极的层面，深知七年之痒的可怕，深知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之重要性的我们，明白自己必须得有所觉悟，勇于打破和突破自己。而从另一个并不那么正能量的角度，“玻璃，总是要碎的，”作为一个以小众的玻璃为主题的博物馆，作为一群天天同玻璃打交道的我们，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不管是对公，还是于私，也都各自经历和承受着或大或小的破碎——我们同样需要有一个端口，一种方式去宣泄和表达。

三

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破碎，也都在某个角落里隐藏着破碎的自我。而面对破碎，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着不同的应对机制。

有的破碎，是突如其来的疾风骤雨。在那一瞬间的冲击之下，我们的一部分已然永远失去，我们的脑袋则陷入了一片空白，并自我保护般地陷入短暂的失记，好让自己短暂地忘却眼前的一切。然而短暂的几秒过后，我们终究躲不过眼前的现实。

还有一种破碎，是我们明知会破碎，但又在自我的蒙蔽、拖延和躲避下，亦或在时间和命运的杂耍戏弄中，一边带着对无可挽回的破碎结局的绝望和恐惧，一边又在可怜巴巴的侥幸心理中祈求奇迹的出现——如此矛盾而又煎熬地，或等待着最终的审判，或在逃避的路上与破碎不期而遇。

在伴随着破碎席卷而来的恐慌与不知所措中，我们甚至会在睡梦中寻求慰藉——在睡梦中让时间倒退回过去，或在睡梦中梦见“破碎的现实”不过是一场噩梦。然而美梦终究易碎，从美梦的慰藉中回到噩梦的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分不清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真实的几秒混沌——这是一种真实的残酷。难言的虚瘫与慌失中，此般残酷的二次、三次冲击，会让蜷缩在黑暗之中的我们更加难以透气。

但是破碎，真的就意味着终结、沦丧和一败涂地吗？

四

基于一个以破碎为核心的展览，也基于上海玻璃博物馆这几年以来所走过、经历和思考的，有别于往期杂志的版块划分，这一次，我们决定将一切围绕于“破碎”这一主题。

所实话，面对这样的一个方向，自己也曾有过困惑，困惑于如何梳理，更困惑于如何呈现。庆幸的是，有两位在启动这一期之前便已有所交流的女性艺术家，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启发。

Alison Lowry，一位来自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女性艺术家。作为半路出家的玻璃艺术家，她总能以非凡的勇气去正视和对抗那些让人觉得沉重的社会事件，并以自己的作品去声援女性、声援儿童。然而直到我在和她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之后，我才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源于她自身的一段经历，一段在很多人看来实在难以启齿的经历。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很多人，在遭遇了同样的事情后，也许就陷入了一辈子的阴影。但是Lowry没有，虽然她知道，阴影永远都在那里，但她还是以自己的勇气去正视了它，征服了它，并升华了它。

还有一位是来自荷兰的Krista Israel。对她稍有了解的人，想必都对她那炉火纯青的灯工技艺印象深刻。但那个做灯工的她，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过去时了。如果你已经有那么一两年没有关注过她的创作了，那你一定会被她的

新作所震惊。其实Israel很清楚自己都在做些什么，也明白身为观者的我们，在看到她在艺术上的转变之时，绝对会有一种“Shock”的感觉。而这一切，其实也都是从她自己那难以向他人言道的经历和痛楚中转化而来的面对自我的勇气，和面向他者的恻隐、温柔及关怀。

巧合的是，这两位女性艺术家都出生于1975年。

五

破碎的痛苦不可避免，但我们依旧可以从中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并从中获取力量。艺术家——他们不管是身为亲历者，还是身为旁观者，都会在对破碎的经历、洞察和解构中，主动地构筑起破碎，并将它升华为或发人深省、或治愈人心的存在。而并非是艺术家，但同样在亲历和见证着破碎的我们——我们要做的，便是直面和拥抱破碎，让自己在破碎的荆棘之路上，依旧走出不枉此行的人生。

至此，这期杂志的线索也清晰地浮现了出来：构筑破碎、拥抱破碎。

其实我们都明白，哪怕就再多的破碎，只要还活着，一切都还得继续。破碎绝不意味着终结，有时它反而会转化为一种勇气，一种前进的力量，以及一个崭新的开始。

感谢乐意在繁忙的工作中慷慨抽出时间，参与本次项目的十四位艺术家；

感谢愿意同我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分享内心隐秘一隅的八位朋友们；

感谢给予我们这一宝贵的机会，这一自由的空间，去做一期别具温度感的杂志的上海玻璃博物馆执行总裁张琳先生。

谢谢你们！

也祝福大家圣诞、新年快乐！

海兵

2018.11.18

GLASSY杂志团队 GLASSY MAGAZINE TEAM

主办：上海玻璃博物馆 总策划：张琳 主编：沈海兵 编辑：沈海兵 / 沈方晴 平面设计：协调亚洲 出版日期：2018年12月20日
Organiser: Shanghai Museum of Glass Park Director: Zhang Lin Editor in Chief: Haibing Shen Editor: Haibing Shen / Fangqing Shen
Graphic Design: COORDINATION ASIA Ltd. Publication Date: 12/20/2018
登录网站获取更多园区消息 VISIT SHMOG.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特别鸣谢 SPECIAL THANKS

Alison Lowry / Andrew Erdos / Anna Mlasowsky / Baptiste Debombourg / Bing Wright / John Kiley / Kim Harty / Krista Israel / Martin Janecky / Rachel Owens / Rui Sasaki / Sibylle Peretti / Taisuke Mohri / Josepha Gasch-Muche and...My Friends

*"Baby/
I've been/
Breaking glass in
your room
again/
Listen."*

David Bowie

BRKIN

破碎



SHANGHAI MUSEUM OF GLASS
上海玻璃博物馆